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萬六百二十二

集部

翰苑集卷十六

唐 陸贄 撰

奏草六

興元賀吐蕃尚結贊抽軍迴歸狀

右欽澈奉宣聖旨適得渾瑊奏比日尚結贊頻使人計會擬自領兵馬尅期同收京城緣春來蕃軍多有疾疫近得探報尚結贊等並抽兵退歸不知遠近朕意緣吐

蕃士馬強盛又以和好之義自請將兵助國討賊朝夕
望其成功今忽抽軍退歸甚失準擬渾瑊李晟等諸軍
兵馬並不至絕多若無蕃軍應援深慮被賊衝突卿試
料量事勢如何者臣質性孱昧不習兵機但以人情揆
之時亦偶有所得自承此旨欣賀實深竊謂蕃戎退歸
乃是社稷遐福昨日已附欽澈口奏訖伏恐未盡愚款
尚勞聖憂謹附披陳庶解疑結彼吐蕃者雖我同類以
利爲心貪而多防狡而無恥威之不格撫之不懷雖或

時有盛衰大抵常爲邊患陰詐難御特甚諸夷陛下但
舉建中已來近事準之則戎心難知固可明矣頃者方
靖中夏未遑外虞因其乞盟遂許結好加恩降禮有欲
無違而乃邀求寢多翻覆靡定託因細事嘖有煩言首
尾凡歷四年要約竟未堅決立碑纔畢復請改移猜矯
多端於斯可驗逮至盜驚都邑駕幸郊畿結贊總戎在
邊因請將兵赴難陛下推誠允納厚賂招徠逗留持疑
竟不時進無濟討除之用但攜將帥之心懷光遽至猖

狂頗亦由茲促禍及皇輿再駕移蹕漢中陛下猶望蕃
兵以寧內難親倚之情彌厚屈就之事亦多豺狼野心
曾不知感翻受朱泚信使意在觀變推移頻與諸軍尅
期至時皆不赴會致令羣帥進退憂虞欲捨之獨前則
慮其懷怨乘蹠欲待之合勢則苦其失信稽延既姦且
驕曷望成績非唯變態難測且又妨擾實深戎若未歸
寇終不滅臣請復爲陛下根本其說則人情物理昭然
皆可得而察焉向者謀誘蕃兵本是使臣失策陛下急

於戡亂嘉彼効誠唯恐後時不暇詳議遽降優詔促令
進軍遠近聞之莫不危駭將帥意陛下不見信任且患
蕃戎之奪其功士卒恐陛下不恤舊勞而畏蕃戎之專
其利賊黨懼蕃戎之勝不死則悉遺之擒百姓畏蕃戎
之來有財必盡爲所掠是以順於王化者其心不得不
怠陷於寇境者其勢不得不堅怠我之師堅寇之衆戎
心變詐復未可量以此益兵但招其損耳以此靖國適
資其亂耳抑昨蕃戎未退臣又竊有過憂流聞結贊好

謀恐其潛蓄姦計儻或幸朝廷播越之際乘賊汎窮蹙之時輕犯近郊若升虛邑耀兵牧馬不却不前外奉國家內通兇逆兩持誘脅之勢俱納贈遺之資旁觀戰爭坐乘衰弊如此則王師不得伐叛烝黎不得寧居賊必耗亡我亦困竭京甸所有勢無孑遺千里丘墟得將安用是乃戎有萬全之利我有不測之危臣所以痛心傷神書驚夕惕者慮其意及於此也所賴天奪其魄神降之災覩機若暝遘厲自遁實昊穹悔禍之應列聖垂祐

之期廓清妖氛慶必非遠何以知其然也自賊泚之亂
始於暴兵因徵役之繁興乘衛禁之闕備誘扇羣慝遂
謀大姦逆天僭君躬肆攻逼凡有血氣皆知惋嗟矧伊
忠良孰不痛憤獨惡無與何能久存加以聖德日新改
過不吝布革弊之詔弘恤隱之懷天下黎元翕然遷善
易心改觀厭亂思安和風既揚昏祲自斂蠢茲狂悖久
合殲夷頃屬懷光昏迷緩師養寇吐蕃干撓生事惑人
故使義士無施厲階猶梗今懷光別保蒲絳吐蕃遠避

封疆形勢既分腹背無患城戍諸帥才力得伸又各士
馬非多資糧向竭若不降賊即須建功此輩寵任已崇
貴位已極建功則寵增而位固降賊則名辱而身危況
賊之兇愚滅亡可必賊之孤劣翦撲非難孰肯捨固而
就危違寵而從辱棄垂成之業臣將滅之虜哉既牽於
利害之情理不同惡又迫於單乏之急勢難久居勢理
相驅安能無戰渾瑊統戴休顏韓遊瓌乘其西北李晟
率駱元光尚可孤攻其東南同病相資自當合力但願

陛下慎於撫接以奮起忠勇之心勤於砥礪以昭蘇遠
近之望中興大業旬月可期不宜尚眷眷於携貳之羣
以失將士之情也臣愚不任懇悃之至輒以私懷忖度
謹冒昧以聞謹奏

興元奏請許渾城李晟等諸軍兵馬自取機便
狀

右欽澈奉宣聖旨省卿所奏蕃軍退歸及關中體勢理
皆切當甚慰朕懷然渾城李晟等諸軍須有商量規畫

令其進取朕見欲遣使宣慰卿宜審細條疏速奏來者
臣聞將貴專謀兵以奇勝軍機遥制則失變戎帥稟命
則不威是以古之賢君選將而任分之於閫誓莫干也
授之以鉞俾專斷也夫然故軍敗則死衆戰勝則策勲
不用刑而師律貞不勞慮而武功立其於委任之體豈
不博大哉其於責成之利豈不精覈哉自昔帝王之所
以夷大艱成大業者由此道也其或疑於委任以制斷
由已爲大權昧於責成以指麾順旨爲良將鋒鏑交於

原野而決策於九重之中機會變於斯須而定計於千里之外違令則失順從令則失宜失順則挫君之嚴失宜則敗君之衆用捨相礙否臧皆凶上有掣肘之譏下無死綏之志其於分畫之道豈不兩傷哉其於經綸之術豈不都謬哉自昔帝王之所以長亂繁刑喪師蹙國者由此道也茲道得失兵家太樞當今事宜所繫尤切蓋以寇盜充斥乘輿播遷人心有觀變之搖王室無自固之重秦梁迴繚千里迢遙臨之以威則力勢不制授

之以策則阻遠不精頃者驟降詔書教諭羣帥事無大小悉爲規裁及乎章表陳誠使臣復命進退遲速率乖聖謀豈皆樂於違忤哉亦由傳聞與指實不同懸算與臨事有異故也設使其中或有肆情干命者陛下能於此時戮其違詔之罪乎臣竊恐未能也陛下復能奪其兵而易其將帥乎臣亦恐未能也是則違命者既不果行罰從命者又未必合宜徒費空言祇勞睿慮匪唯無益其損實多何則時方艱屯下陵上替凡在執干戈而

衛社稷者皆自謂勲業由已義烈發心安於專行病於
羈制陛下宜俯徇斯意因而委之遂其所安護其所病
敦以付授之義固以親信之恩假以便宜之權待以殊
常之賞其餘細故悉勿關言所賜詔書務從簡要慎其
言以取重深其託以示誠言見重則君道尊託以誠則
人心感尊則不嚴而衆服感則不令而事成其勢當令
智者騁謀勇者奮力小大咸極其分賢愚各適其懷將
自効忠兵自樂戰與夫迫於驅制不得已而從之者志

氣何啻百倍哉夫君上之權特異臣下者唯不自用乃能用人其要在順於物情其契在通於時變今之要契頗具於茲儻蒙究思或有可取謹奏

興元請撫循李楚琳狀

右件官比緣性行無良多爲時議所惡頻被封章論奏言其心挾兩端若不隄防恐妄生窺伺謂宜斥絕用杜姦邪近者鳳翔使來絕不蒙恩召見滯留數輩並未放還伏恐陛下不忍忿心頗從輿議以臣蠢戇竊謂非宜

李楚琳乘時艱危倂擾岐下賊殺戎帥款結兇渠奉天之圍頗亦有助其於叛亂海內彰聞論者今始紛紜一何知見之晚耶但以乘輿未復大憝猶存勤王之師悉在畿內急宣速告晷刻是爭商嶺則道迂且遙雒谷復爲盜所扼僅通王命唯在褒斜此路若又阻艱南北遂將覓絕以諸鎮危疑之勢居二逆誘脅之中洶洶羣情各懷向背賊勝則往我勝則來其間事機不容差跌儻或楚琳發憾公肆猖狂南塞要衝東延巨猾則我咽喉

梗而心膂分矣其勢豈不甚病哉且楚琳本懷惟惡是務今能兩端顧望乃是天誘其衷故通歸塗將濟大業陛下誠宜深以爲念厚加撫循得其持疑便足集事儻能遷善亦可濟師今若徇褊狹之談露猜阻之跡懼者甚衆豈唯一夫自昔能建奇功或拯危厄未必皆是潔矩之士溫良之徒驅駕擾馴唯在所馭朝稱兇悖夕謂忠純始爲寇讎終作卿相知陳平無行而不棄忿韓信自王而遂封蒯通以折理獲全雍齒以積恨先賞此漢

祖所以恢帝業也置射鉤之賊而任其才釋斬祛之怨
以免於難此桓文所以弘霸功也然則當事之要雖罪
惡不得不容適時之宜雖仇讎不得不用陛下必欲精
求素行追挾宿疵則是改過不足以補愆自新不足以
贖罪凡今將吏豈得盡無疵瑕人皆省思孰免疑畏又
況阻命之輩脅從之流自知負恩安敢歸化斯釁非小
所宜速圖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又曰小不
忍則亂大謀君陳曰無忿疾于頑又曰必有忍其乃有

濟伏願陛下必以英主大略聖人格言爲元龜固不可
納豎儒小忠以虧撓興復之業也臣不勝憂國至計謹
啟事以聞謹奏

興元論中官及朝官賜名定難功臣狀

右欽澈奉宣聖旨比在奉天將士並賜名定難功臣今
宰臣等商量扈從中官辛苦至甚亦合依例並賜此名
朕以南衙朝士之中有經奉天重圍又似卿等昨者奔
赴行在涉歷危險亦極艱難今不問中官朝官但經重

圍又到山南者並擬賜名定難功臣卿宜商量豈不穩
便者陛下惠霑誓御仁洽庶寮念隨難之憂危恤從巡
之勞苦議增寵飾將錫嘉名事雖未行意則已就凡在
貴近固知銜恩睿旨淹詳復詢庸賤惟精惟慎允謂防
微顧省何知屬當下問臣若自貪榮號傍懼怨憎因循
順成不極所見心且知負如天鑒何是以不揆言之淺
深不計身之利害但輸狂直唯聖所裁臣聞賞以懋庸
名以彰行賞乖其庸則忠實之効廢名浮於行則瀆冒

之弊興一足以撓國權一足以亂風俗授受之際豈容
易哉頃以駐蹕奉天迫於患難竟攘兇逆實賴武人遂
旌定難之勲特賜功臣之目名頗符實事亦會時所需
雖多誰曰非允至如宮闈近侍班列具臣雖奔走恪居
各循厥職而驅除翦伐諒匪所任又屬皇輿再遷天禍
未悔見危無補曷謂功臣致寇方深孰云定難縱使遭
罹圍逼跋履崎嶇難則當之定將安據勞或有矣功其
謂何大凡有生之倫莫不各親其類賤彼貴我抑惟常

情黜異獎同亦是常性臣忝搢紳之列又當受賜之科
竊自校量猶知不可而況於公議乎況於介冑之士乎
人之多言靡所不至必謂陛下溺愛近習故徇其苟得
之情況該羣司以分其私昵之謗怨不在大釁皆自微
必將沮戰士激勵之心結勲臣憤恨之氣所悅者寡所
愠者多所與者虛名所失者實事所悅者臣下之夸志
所病者國家之大猷利害皎然不爲難辨且名者衆之
所評也是曰公器亦爲爭端覈之至精猶患相軋處或

乖當安能勿踰以漢高之制服雄豪太宗之削平區寓
天下既定乃論功勲有蕭曹之殊庸有房杜之碩畫戰
守經略倬乎殊倫猶謂豐沛故人刀筆文吏諸將不服
頗相訐揚乃至攘袂指天拔劍擊柱偶語謀反誼譁訟
冤矧今國步猶艱王化未洽方資武力以殄寇讎蓋非
恩倖競進之時文儒角逐之日當功而獎尚恐未孚獎
又非功固宜見誚儻有節効尤著理當褒崇賞典甚多
何必在此其餘別無績用例徇驅馳且俟賊平甄錄非

晚謹奏

興元論賜渾瑊詔書爲取散失內人等議狀

右德亮承旨并錄先所散失內人名字令臣撰詔書以
賜渾瑊遣於奉天尋訪以得爲限仍量與資裝速送赴
行在者頃以理道乖錯禍亂存鍾陛下思咎懼災裕人
罪已屢降大號誓將更新天下之人垂涕相賀懲忿釋
怨煦仁戴明畢力同心共平多難止土崩於絕岸收板
蕩於橫流殄寇清都不失舊物實由陛下至誠動於天

地深悔感於神人故得百靈降康兆庶歸德苟不如此
自古嘗有擲棄宮闕失守宗祧繼逆於赴難之師再遷
於蒙塵之日不踰半歲而復興大業者乎今渠魁始平
法駕將返近自郊甸遠周橐瀛百役疲瘵之甿重傷殘
廢之卒皆忍死扶病傾耳竦肩想聞德聲翹望聖澤陞
下固當感上天悔禍之眷荷烈祖垂裕之休念將士鋒
刃之殃愍黎元塗炭之酷以致寇爲戒以居上爲危以
務理爲憂以復言爲急損之又損尚懼汰侈之易滋艱

之惟艱猶患戒慎之難久謀始盡善克終已稀始而不
謀終則何有夫以內人爲號蓋是中壺末流天子之尊
富有宮掖如此等輩固繁有徒但恐傷多豈憂乏使翦
除元惡曾未浹辰奔賀往來道路如織何必自虧君德
首訪婦人又令資裝速赴行在萬目閱視衆口流傳恐
非所以答慶賴之心副惟新之望也夫事有先後義有
重輕重者宜務之於先輕者宜措之於後故武王克殷
有未及下車而爲之者有下車而爲之者蓋美其不失

先後之宜也自翠華播越萬姓靡依清廟震驚三時之
祀當今所務莫大於斯誠宜速遣大臣馳傳先往迎復
神主修整郊壇展禋享之儀申告謝之意然後弔恤死
義慰犒有功綏輯烝黎優問耆耄安定反側寬宥脅從
宣暢鬱堙褒獎忠直官失職之士復廢業之人是皆宜
先不可後也至如崇飾服器繕緝殿臺備耳目之娛選
巾櫛之侍是皆宜後不可先也宜後而先則爲君之道
喪宜先而後則理國之義差古之興王必慎於此陛下

將務興復又安可不慎乎且散失內人已經累月既當
離亂之際必爲將卒所私其人若稍有知不求當自陳
獻其人若甚無識求之適使憂虞自因寇亂喪亡頗有
大於此者一聞搜索懷懼必多餘孽尚繁羣情未一因
而善撫猶恐危疑若又懼之于何不有昔人所以掩絕
纓而飲盜馬者豈必忘其情愛耶蓋知爲君之體然也
以小妨大明者不爲天下固多美人何必獨在於此易
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亂者有其理者也故君子安不忘

危理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春秋傳曰或多
難以固其國或無難以喪其邦誠以處危則思安之情
切遭亂則求理之志深切於思安深於求理國之固也
不亦宜乎及夫居安而驕恃理而怠驕則縱肆其奢欲
怠則厭惡於忠言奢欲日行忠言日梗國之喪也不亦
宜乎昔衛獻出奔久而復國大夫迎於境者執其手而
與之言迎于門者領之而已言其驕怠之易生也齊桓
將圖霸功管仲戒之以無忘在莒懼其情志之易變也

今臣亦願陛下企思危固國如不及懲忘亂喪國如探湯以在莒爲書紳之規以衰衛爲覆車之鑒則德爲帝範理致時雍與夫貪逸欲而踐禍機其利害亦云遠矣所令撰賜渾瑊詔未敢承旨伏惟聖裁謹奏

鑾駕將還宮闕論發日狀

右先頒勅旨已定行期所司供承亦聞粗備但以霖潦方甚道路阻艱衆情同憂莫敢論奏今發日漸逼陰雲尚繁小大嗷嗷愁懼轉甚臣雖閭鈍亦竊揣量豈不知

元惡初平餘氛未殄乃是逆順將分之際吉凶多變之時須速鎮安理宜促駕向使霖潦爲害人功可施其備禦由於智能其役用止於煩費其所患不及於性命其可憂但在於人臣則當公私罄財上下竭力務寧大業奚恤暫勞各應叶奉聖規安敢復忤成命良以褰斜峻阻素號畏途緣側逕於巔巖綴危棧於絕壁或百里之內歷險且千或一程之中涉水數四若遇積雨滯浸羣峯澍流巨石崩奔訇殷相繼深谷瀾漫往來不通悉非

功力之所支籌略之所過斯須之頃跬步之間倉黃邁
殃皆不可測匹夫單騎尚且過防況萬乘時行千官景
從而可以蹈不存之險冒無禦之災乎如或磴路深崩
閣道淹圯環衛之儀少缺屬車之馬微驚縱有億徒何
所爲用陛下欲無駭慮其可得乎又或靈滯更深谿澗
皆溢逕路既絕傳送無由連山萬重進退不可一日乏
食將如之何陛下欲無軫憂固亦難矣人主舉措宜圖
萬全必先事以防危不臨危而求幸幸而獲濟貽媿已

深不幸罹災追悔何及孔子曰欲速則不達誠哉是言
臣今非敢阻陛下欲速之情但頗以不達爲慮耳儻迴
睿旨少俟開晴則發期雖延涉路無滯不疾而速允叶
乾行知幾其神是謂天鑒竊聞羣議輒以上陳悽悽懇
誠實冀昭納謹奏

請釋趙貴先罪狀

右欽澈奉宣聖旨前者共卿商量趙貴先欲恕其罪朕
朝來更問諸將皆云貴先順從朱泚則是逆人合依常

刑不可寬捨衆人意既如此應難釋放卿宜知悉者臣
愚以爲貴先從逆之罪法當不容貴先陷身之由情則
可恕陛下所議矜宥原其情也諸將所請誅戮據於法
也據法而除君之惡者人臣之常志原情而安衆之危
者人主之大權臣主之道既殊通執之方亦異言各有
當體各有宜事或相駁而無傷此之謂也往以襄城告
急詔命隴右發兵齊映率衆東行貴先即其部將于時
軍至昭應適遇駕幸奉天齊映馳歸鳳翔貴先獨主營

幕進無總帥退闕亂兵遂爲賊泚所招給以同迎鑾駕
泚既反狀未露貴先安得勿從已受邀留遂遭劫制身
縻僞職兵隸兇徒雖居賊中亦不見任首末事跡簡在
天心臣亦親承德音非獨聞於傳說其於情狀頗有足
矜所可受責之辜唯在不能守節而死耳貴先儻能守
節即是忠烈之徒固獲褒旌豈資寬捨凡所議讞蓋緣
獄疑罪疑惟輕實編令典脅從罔理亦載聖謨況復懷
光未殲希烈猶熾遭罹誘陷其類寔繁今京邑初平皇

猷更始乃是汚俗觀化之日聖王布德之時所用刑章
尤宜審慎一輕一重理亂攸生宥之以恩則自新者咸
思歸命斷之以法則懷懼者姑務偷生衆心既偷賊勢
愈固不忍一朝之忿而貽累歲之憂苟循匹夫之談以
興億衆之役爲計若此夫何利之有焉曩者邊塞亂滋
染汚士吏肅宗興復累降赦書罪止渠魁餘所不問河
朔遺孽既聞德澤之弘被且幸脅汚之見原人人皆自
怨尤各悔歸國之晚及乎三司按罪繼用嚴科未降之

流復喜得計慶緒將消而再結思明已附而重攜浸長
厲階至今爲梗豈不以任法吏而虧權道小不忍而亂
大謀者乎昔漢高帝既定四方見諸將往往偶語謀反
乃問張良曰爲之奈何良曰陛下所最恨者爲誰帝曰
雍齒與我有舊而數窘我良曰今急封雍齒則人人自
堅矣帝用良計諸將果安皆云雍齒且侯吾屬何患蓋
以圖霸王者不牽於常制安反側者固念於宿瑕今陛
下有漢高之英貴先無雍齒之釁加戮不足威暴逆矜

全可以定危疑明恕而行盛德斯在何所爲慮尚勞依
違微臣區區上言蓋爲將來張本凡非首惡皆願從寬
庶使負累之徒莫不聞風而化消姦宄誘惑之計開叛
亂降附之門此其大機不可失也陛下前意固爲善矣
伏惟不爲浮議所移謹奏

論替換李楚琳狀

右欽澈奉宣聖旨李楚琳不可久在鳳翔欲候朕到日
簡擇一人替楚琳充節度使楚琳別與一官便隨朕歸

京既有迎駕諸軍威勢甚盛因此替換亦是權宜卿宜
商量穩便否者臣聞王者有作先懷永圖謀必可傳事
必可繼不因利以苟得不乘便而幸成故能上下相安
而理可長久也彼楚琳者固是亂人乘國難而肆逞其
姦賊邦君而篡居其位按以典法是宜汚渚既屬多虞
不遑致討乃分之以旄鉞又繼之以寵榮逮至南巡頗
全外順道途無壅亦有賴焉雖朝命累加蓋非獲已然
王言一出則不可渝縱闕君臣之恩猶須進退以禮今

若因行幸之威勢假迎扈之甲兵易置以歸是同虜執以言乎除亂則不武以言乎務理則不誠禍變繁興爲日久矣負釁居位豈唯一人以此時巡後將安入以此撫御誰其感懷昔漢高僞遊韓信見獲功臣繼叛天下幾危征伐紛紜以至沒代其徼倖之不可也如此陛下得不爲至戒哉議者謂之權宜臣又未諭其理夫權之爲義取類權衡衡者稱也權者錘也故權在於懸則物之多少可準權施於事則義之輕重不差其趣理也必

取重而捨輕其遠禍也必擇輕而避重苟非明哲難盡精微故聖人貴之乃曰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言知機之難也今者甫平大亂將復天衢輦路所經首行脅奪易一帥而虧萬乘之義得一方而結四海之疑乃是重其所輕而輕其所重謂之權也不亦反乎以反道爲權以任數爲智君上行之必失衆臣下用之必陷身歷代之所以多喪亂而長姦邪由此誤也夫以韓信才略當時莫儔且負嫌猜已遭告訐縱之足以

亂區寓除之可以安國家幸而成擒猶謂失策當時被
攻戰之害百代流詭詐之譏況楚琳卒伍凡材廝養賤
品因時擾攘得肆猖狂非有陷堅殪敵之雄出奇制勝
之略頗同狐鼠乘夜睚眦晨光既升勢自跼縮今郊畿
已入武衛方嚴汧隴鎮壓於其西邠涇扼制於其北顧
是岐下若居掌中以楚琳瑣劣之資處掌中控握之地
縱令蹢躅何惡能爲願陛下姑務含弘普安反側促駕
遄止錄功擣勤敷肆膏之恩布惟新之令然後徵韋臯

楚琳俾入分文武之職擇元勲宿望命出總岐隴之師
則彼承詔欣榮奔走不暇安敢蠱介復勞誅鉏措置得
宜萬無一跌何遽過動不爲後圖仰希睿聰試更詳慮
謹奏

收河中後請罷兵狀

昨日欽澈奉宣聖旨示臣馬燧渾瑊等奏平懷光收河
東狀兼令臣商量須作何處置令欽澈奏來者兗梗殲
湯關畿廓清實聖謀廣運之功亦宗社無疆之祚應須

處置大略已附欽澈口陳展轉傳言恐未盡意謹復薦其固陋願陛下少留察焉臣聞禍或生福福亦生禍喪者得之理得者喪之端故晉勝鄆陵范燮祈死吳克勁越夫差啟殃是知福不可以久徼幸得不可以常覬覦居福而慮禍則其福可保見得而忘喪則其喪必臻臣竊懼諂諛希旨之徒險躁生事之輩幸兇醜覆亡之會揣英主削平之心必將競効甘言誘開利欲謂王師所向莫敵謂餘孽指顧可平請迴蒲坂之戈復起淮沂之

役斯議一啟必有亂階故微臣姑以生禍爲憂而未敢以獲福爲賀也何則建中之難其事可徵始以蓄憾而隘於含容或以亟勝而輕於戰伐故文喜之討涇上之瘡痛未平崇義之征漢南之芟夷繼甚阻命之帥非不誅也伐叛之師非不克也介焉之斷非不堅也赫斯之怒非不逞也然以人不見恤惟戮是聞有辜無辜不敢自保是以抱釁反側者懼鈇鉞之次加畏禍危疑者慮猜譖之旋及遂乃螽結以拒討狼顧以背恩彌兩河而

亘淮夷盪三輔而盜京邑鑾輅爲之再駕行宮至于合
圍于時海內大搖物情幾去天命莫保于寸晷王威不
出於一城邦國之机隄艱屯綿綿聯聯若邑桑綬旒幸
而不殊者屢矣勢之危害實足寒心非有曩時熊羆翕
習之師雷霆奮發之勢武庫劍戟之利帑藏財賦之殷
其所以施令率人取威定亂比於建中之始豈不至微
至殺哉然而陛下懷悔過之深誠降非常之大號知黷
武窮兵之長亂知急征重斂之勦財知殘人肆欲之取

危知違衆率心之稔慝知烝庶困極之興怨知上下鬱
堙之失情德音渙然與之更始所在宣敷之際聞者莫
不涕流雖或兇獷匪人亦必爲之歔歔誠之動物乃至
于斯懷梟鴟以好音消祲沴爲和氣由是姦回易慮黎
獻歸心假王叛援之夫削僞號以請罪觀釁首鼠之將
壹純誠以効勤流亡凍餒者希保於室家屯戍戰爭者
冀全其性命德澤將竭而重霈君臣已絕而更交天下
之情翕然一變曩討之而愈叛今釋之而畢來曩以百

萬之師而力殫今以咫尺之詔而化洽是則聖王之數理
道服暴人任德而不任兵明矣羣帥之悖臣禮拒天誅圖
活而不圖亡又明矣尚恐陛下以臣言之略而未喻也請
復循其本而申備之往以河朔青齊同惡相扇擁戎據土
易代不庭陛下恥王化之未同忿姦慝之靡格於是發六
軍神策河陽河東澤潞朔方之騎士以徂征于北命永平
汴宋幽隴江淮閩嶺之將卒以奮伐于南罄國家廩帑以
贍軍悉公私廩牧以張武算斂周於萬類徼徭被於八荒

勞已甚矣威亦盛矣既而曠日綿歲老師費財兩河之寇
患有加無瘳而邦本已始覆矣洎涇卒倡亂泚戎構災豺
狼整居於禁闈獮獮擇肉於馳道河朔問罪之衆布路而
歸宋郊仗順之師守壘不暇于斯之亂海內沸騰儻有問
鼎之雄圖滔天之巨猾幸災乘間何所不為既而悅納之
儔咸自斂縮內無非望之議外無軼境之侵及聞天澤滌
瑕制書復爵曾不帶芥望風款降爭馳表章唯恐居後跡
其素志於此可知是皆假兵救怨之流戀主偷安之輩懷

生畏死蠢動之大情慮危求安品物之常性有天下而子
百姓者以天下之欲為欲以百姓之心為心固當遂其所
懷去其所畏給其所求使家家自寧人人自遂家苟寧矣
國亦固焉人苟遂矣君亦泰焉是則好生以及物者乃自
生之方施安以及物者乃自安之術擠彼於死地而求
此之久生也從古及今未之有焉措彼於危地而求此
之久安也從古及今亦未之有焉是以昔之聖王知生
者人之所樂而已亦樂之故與人同其生則上下之樂

兼得矣聖王知安者人之所利而已亦利之故與人共
其安則公私之利兩全矣其有反易常理昏迷不恭則
當外察其倔强之由內省於撫馭之失修近以來遠檢
身而率人故書曰惟干戈省厥躬又曰舞干羽于兩階
七旬有苗格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
之則安之此其證也如或昧於懷柔務在攻取不徵教
化之未至不疵誠感之未孚惟峻威是臨惟忿心是肆
視人如禽獸而曝之原野輕人如草芥而勦之鋌鋒叛

者不賓則命致討討者不克則將議刑是使負釁者懼
必死之誅奉辭者慮無功之責編氓以困於杼軸而思
變士卒以憚於死喪而念歸萬情相攻亂豈有定一夫
不率闔境罹殃一境不寧普天致擾兵拏禍結變起百
端故孔子曰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
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
而在蕭牆之內矣此蓋必然之常理至當之格言足以
爲明鑑元龜貫百王而不易者也事乃反覆得無懼乎

夫理有必然則殊途歸於同轍言有至當則異代應如合符頃以東北孽徒職貢廢闕陛下忿其違命大舉甲兵至令逆泚誘姦乘釁而動所備之寇猶遠介於河山不虞之戒已竊發于都輦蕭牆之戒不其信歟前典垂訓既如彼近事明驗又如此所以德音敘哀痛之情悔征伐之事引衆慝以咎已布明信以示人既往之失畢懲莫大之辜咸宥約之以省賦誓之以息兵由是億兆汙人四三叛帥感陛下自新之旨悅陛下盛德之言革

面易辭具修臣禮其於深言密議固亦未盡坦然必當聚黨而謀傾耳而聽觀陛下所行之事考陛下所誓之言若言與事符則遷善之心漸固儻事與言背則慮禍之態復興自京邑底寧乘輿旋返屬懷光繼亂天討又行息兵之言我則未復山東羣帥所以未敢生辭者蓋爲河中之地密近王城迫於朝夕之虞不得不翦除之爾今若改轅移旆復指淮西則淮西元兇必將誑脅其同惡之徒間說於新附之帥謂之曰奉天息兵之旨乃

因窘急而言朝廷稍安必復誅伐是以朱泚滅而懷光
戮懷光戮而希烈征希烈儻平禍將次及則彼之蓄素
疑而懷宿負者能不爲之動心哉心既動則盈其喪身
覆族之憂憂既盈則慮以唇亡齒寒之病夫病同者雖
胡越而相愍憂同者不邀結而自親河朔青齊固當響
應建中之禍勢必重興以國家再造之初當羣孽息肩
之後迭來鳴吠或肆奔衝討之則我力未遑縱之乃寇
患斯甚臣愚竊以爲禍非細未審陛下何方以待之若

有其方侮之可也如其未有願陛下勿輕易焉凡將圖
終必在慎始禍機一發難可復追臣請粗陳當今維馭
之所宜唯聖主省擇萬一夫君之大柄在惠與威二者
兼行廢一不可惠而罔威則不畏威而罔惠則不懷苟
知夫惠之可懷而廢其取威之具則所敷之惠適足以
示弱也其何懷之有焉苟知夫威之可畏而遺其施惠
之德則所作之威適足以召敵也其何畏之有焉故善
爲國者宣惠以養威蓄威以尊惠威而能養則不挫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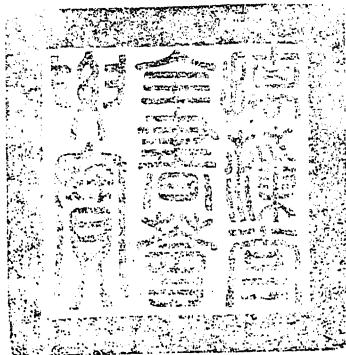
而見尊則有恩是以惠與威交相畜也威與惠互相行也人主之欲柔遠人而服強暴不明斯術之要莫之得焉今皇運中興天禍將悔以逆泚之偷居上國以懷光之竊保中畿歲未再周相次梟殄實衆慝驚心之日羣生改觀之時威則已行惠猶未洽誠宜上副天眷下收物情布恤人之惠以濟威柔滅賊之威以行惠宥河中染汚之黨悉無所問赦淮右僭逆之罪咸與惟新蠲貸疲氓休罷戰士符往歲息兵之令以彰信丕大君含垢

之德以布仁俾萬姓皆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如是則威不用而畏如神明惠不費而懷如父母凡在危疑懼討者必將曰淮右僭逆之罪且赦矣吾屬何患焉凡在脅從同惡者必將曰河中染污之黨且宥矣吾屬何疚焉凡在倦苦思安者必將曰吾君有戰勝之師抑而不騁信乎其罷征矣凡在凋殘望理者必將曰吾君有嫉亂之憤忍而不據信乎其恤隱矣天下之心若此而禍亂不息理道不行者無之臣所未敢保其必從唯

希烈一人而已揆其私心非不願從也想其潛慮非不追悔也但以猖狂失計已竊大名雖荷陛下全宥之恩然不能不自覲於天地之間耳縱未順命斯爲獨夫內則無辭以起兵外則無類以求助其計不過厚撫部曲偷容歲時心雖陸梁勢必不敢陛下但勅諸鎮各守封疆彼既氣奪算窮是乃狴牢之虜不有人禍則當鬼誅朝廷務崇德以待之臣固知其必不逃於所揣矣古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斯之謂歟今若不顧機宜復興

戎役瀆威而蔑惠捨易而即難是棄明信而務忿心假
敵辭而資寇援窮者不暇恤勞者不得居國之安危或
未可保此乃成敗理亂之所繫願陛下難之慎之區區
上千憂惜在此儻蒙過納狂瞽不疑所行謹當草具招
諭之辭詳陳備禦之畫伏俟宣許方敢以聞謹奏

翰苑集卷十六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中書臣張塤

謄錄監生臣李青標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翰苑集卷十七

八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萬六百二十三

集部

翰苑集卷十七

唐 陸贄 撰

中書奏議一



請許臺省長官舉薦屬吏狀

今月十七日顧少連延英對迴奉宣密旨卿先奏令臺省長官各舉屬吏近聞外議云諸司所舉皆有情故兼受賄賂不得實才此法甚非穩便已後除改卿宜並自

揀擇不可信任諸司者臣以閭閻謬當大任果速官謗
上貽聖憂過蒙恩私曲降慈誨感戴循省寢興不寧緣
是密旨特宣不敢對衆陳謝祇稟成命所宜必行恭惟
聖規又合無隱苟有未達安敢勿言雖知塵煩固不可
已夫理道之急在於得人而知人之難聖哲所病聽其
言則未保其行求其行則或遺其才校勞考則巧僞繁
興而貞方之人罕進徇聲華則趨競彌長而沉退之士
莫升自非素與交親備詳本末探其志行閱其器能然

後守道藏用者可得而知沽名飾貌者不容其僞故孔子云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夫欲觀視而察之固非一朝一夕之所能也是以前代有鄉里舉選之法長吏辟署之制所以明厯試廣旁求敦行能息馳騫也昔周以伯冏爲大僕命之曰慎柬乃寮罔以巧言令色便僻側媚其惟吉士是則古之王朝但命其大官而大官得自東僚屬之明驗也漢朝務求多士其選不唯公府辟召而已又有父兄任皆得爲郎選入

之初雜居三署臺省有闕即用補之是則古之郎官皆以任舉充選此其明驗也魏晉已後暨于國初採擇庶官多由選部唯高位重職乃由宰相考庶官之有成效者請而命焉故晉代山濤爲吏部尚書中外品員多所啓授宋朝以蔡廓爲吏部尚書郎先使人謂宰相徐羨之曰若得行吏部之職則拜不然則否羨之荅云黃散已下悉委蔡廓猶憤恚以爲失職遂不之官是則黃門散騎侍郎皆由吏部選授不必朝廷列位盡合東在台

司此其明驗也國朝之制庶官五品已上制勅命之六品已下則並旨授制勅所命者蓋宰相商議奏可而除拜之也旨授者蓋吏部銓材署職然後上言詔旨但畫聞以從之而不可否者也開元中吏部注擬選人奏置循資格限自起居遺補及御史等官猶並列於選曹銓綜之例著在格令至今不刊未聞常參之官悉委宰臣選擇此又近事之明驗也其後舊典失序倖臣專朝捨僉議而重已權廢公舉而行私惠是使周行庶品苟不

出時宰之意者則莫致焉任衆之道益微進善之途漸隘近者每須任使常苦乏人臨事選求動淹旬朔姑務應用難盡當才豈不以薦舉凌遲人物衰少居常則求精太過有急則備位不充欲令庶績咸熙固亦難矣臣實駑鈍一無所堪猥蒙任使待罪宰相惟懷竊位之懼且乏知人之明自揣庸虛終難上報唯廣求才之路使賢者各以彙征啓至公之門令職司皆得自達臣當謹守法度考課百官奉揚聰明信賞必罰庶乎人無滯用

朝不乏才以此爲酬恩之資以此爲致理之具爰初受命即以上陳求賢審官粗立綱制凡是百司之長兼副貳等官及兩省供奉之職并因察舉勞効須加獎任者並宰臣叙擬以聞其餘臺省屬僚請委長官選擇指陳才實以狀上聞一經薦揚終身保任各於除書之內具標舉授之由示衆以公明章得失得賢則進考增秩失實則奪俸贖金亟得則褒升亟失則黜免非止搜揚下位亦可閱試大官前志所謂達觀其所舉即此義也自

蒙允許即以宣行南宮舉入纔至十數或非臺省舊吏則是使府佐僚累經薦延多厯事任議其資望旣不愧於班行考其行能又未聞於闕敗而議者遽以騰口上煩聖聰道之難行亦可知矣陛下勤求理道務徇物情因謂舉薦非宜復委宰臣揀擇其爲崇任輔弼博採輿詞可謂聖德之盛者然於委任責成之道聽言考實之方閑邪存誠猶恐有闕所謂委任責成者將立其事先擇其人旣得其人慎謀其始旣謀其始詳慮其終終始

之間事必前定有疑則勿果於用旣用則不復有疑待
終其謀乃考其事事愆于素者革其弊而黜其人事協
于初者賞其人而成其美使受賞者無所與讓見黜者
莫得爲辭夫如是則苟無其才孰敢當任苟當其任必
得竭才此古之聖王委任責成無爲而理之道也所謂
聽言考實虛受廣納宏接下之規明目達聰廣濟人之
道欲知事之得失不可不聽之於言欲辯言之真虛不
可不考之於實言事之得者勿即謂是必原其所得之

由言事之失者勿即謂非必窮其所失之理稱人之善者必詳徵行善之跡論人之惡者必明辯爲惡之端凡聽其言皆考其實旣得其實又察以情旣盡其情復稽於衆衆議情實必參相得然後信其說獎其誠如或矯誣亦寘明罰夫如是則言者不壅聽之不勞無浮妄亂教之談無陰邪傷善之說無輕信見欺之失無潛陷不辯之冤此古之聖王聽言考實不出戶而知天下之方也陛下旣納臣言而用之旋聞橫議而止之於臣謀不

責成於橫議不考實此乃謀失者得以辭其罪議曲者得以肆其誣率是以行觸類而長固無必定之計亦無必實之言計不定則理道難成言不實則小人得志國家所病恒必由之昔齊桓公將啓霸圖問管仲以害霸之事管仲對曰得賢不能任害霸也任賢不能固害霸也固始而不能終害霸也與賢人謀事而與小人議之害霸也所謂小人者不必悉懷險詖故覆邦家蓋以其意性儉邪趣尚狹促以沮議爲出衆以自異爲不羣趨

近利而昧遠圖効小信而傷大道故論語曰言必信行
必果硜硜然小人也夫以能信於言能果於行唯以硜
硜淺近不克弘通宣尼猶謂其小人管仲尚憂其害霸
況又有言行難保而恣其非心者乎此皆任不責成言
不考實之弊也聖旨以謂外議云諸司所舉皆有情故
兼受賄賂不得實才者臣請陛下當使所言之人詳陳
所犯之狀某人受賄某舉有情陛下然後以事質於臣
臣復以事質於舉主若便首伏則據罪抵刑如或有詞

則付法閱責謬舉者必行其罰誣善者亦反其辜自然
憲典克明邪慝不作懲一沮百理之善經何必貸其姦
賊不加辯詰私其公議不出主名使無辜見疑有罪獲
縱枉直同貫人何賴焉聖旨又以官長舉人法非穩便
令臣並自揀擇不可信任諸司者伏以宰輔常制不過
數人人之所知固有限極必不能徧諳多士備閱羣才
若令悉命羣官理須展轉詢訪是則變公舉爲私薦易
明黜以暗投儻如議者之言所舉多有情故舉於君上

且未絕私薦於宰臣安肯無詐失人之弊必又甚焉所以承前命官罕有不涉私謗雖則秉鈞不一或自行情亦由私訪所親轉爲所賣其弊非遠聖鑒明知今又將徇浮言專任宰臣除吏宰臣不徧諳識踵前須訪於人若訪於親朋則是悔其覆車不易前轍之失也若訪於朝列則是求其私薦必不如公舉之愈也二者利害惟陛下更詳擇焉恐不如委任長官慎東寮屬所秉旣少所求亦精得賢有鑒識之名失實當閤謬之責人之常

性莫不愛人沉於臺省長官皆是久當朝選孰肯徇私
妄舉以傷名取責者乎所謂臺省長官即僕射尚書左
右丞侍郎及侍御史大夫中丞是也陛下比擇輔相多
亦不出其中今之宰相則往日臺省長官也今之臺省
長官乃將來之宰臣也但是職名暫異固非行業頓殊
豈有爲長官之時則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臣之位則
可擇千百具寮物議悠悠其惑斯甚聖人制事必度物
宜無求備於一人無責人於不逮尊者領其要卑者任

其詳是以人主擇輔臣輔臣擇庶長庶長擇佐僚所任
愈崇故所擇愈少所試漸下故所舉漸輕進不失倫選
不失類以類則詳知實行有倫則杜絕徼求將務得人
無易於此是故選自卑遠始升於朝者各委長吏任舉
之則下無遺賢矣寘于周行既任以事者於是宰臣序
進之則朝無曠職矣才德兼茂歷試不渝者然後人主
倚任之則海內無遺士矣夫求才貴廣考課貴精求廣
在於各舉所知長吏之薦擇是也考精在於按名責實

宰臣之序進是也求不廣則下位罕進下位罕進則用
常乏人用常乏人則懼曠庶職懼曠庶職則苟取備員
是以考課之法不暇精也考不精則能否無別能否無
別則砥礪漸衰砥礪漸衰則職業不舉職業不舉則品
格浸微是以賢能之功不克彰也皆失於不廣求人之
道而務選士之精不思考課之行而望得人之美是以
望得彌失務精益麤塞源浚流未見其可臣欲詳徵舊
說伏恐聽覽爲煩粗舉一端以明其理往者則天太后

踐祚臨朝欲收人心尤務拔擢弘委任之意開汲引之門進用不疑求訪無倦非但人得薦士亦得自舉其才所薦必行所舉輒試其於選士之道豈不傷於容易哉然而課責既嚴進退皆速不肖者旋黜才能者驟升是以當代謂知人之明累朝賴多士之用此乃近於求才貴廣考課貴精之効也陛下誕膺寶厯思致理平雖好賢之心有踰前哲而得人之盛未逮往時蓋由鑒賞獨任於聖聰搜擇頗難於公舉但速登延之路罕施練覈

之方遂使先進者漸益凋訛後來者不相接續施一令則謗沮互起用一人則瘡痍立成此乃失於選才太精制法不一之患也則天舉用之法傷易而得人陛下慎柬之規太精而失士是知雖易於舉用而不易於苟容則所易者適足廣得人之資不爲害也不精於法制而務精於選才則所精者適足梗進賢之途不爲利也人之才行自昔罕全苟有所長必有所短若錄長補短則天下無不用之人責短捨長則天下無不弃之士加以

情有憎愛趣有異同假使聖如伊周賢如楊墨求諸物
議孰免譏嫌昔子貢問于孔子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
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
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蓋以小人君子意必相反其
在小人之惡君子亦如君子之惡小人將察其情在審
其聽聽君子則小人道廢聽小人則君子道消今陛下
慎選宰臣必以爲重於庶品精擇長吏必以爲愈於末
流及至宰臣獻規長吏薦士陛下則但納橫議不稽始

謀是乃任以重者輕其言待以輕者重其事且又不辯
所毀之虛實不校所議之短長人之多言何所不至是
將使人無所指其手足豈獨選任之道失其端而已乎
臣之切言固非爲已所惜者致理之道所感者見遇之
恩輒因陳謝布露以聞惟陛下幸察謹奏

請遣使臣宣撫諸道遭水州縣狀

右頻得鹽鐵轉運及州縣申報霖雨爲災彌月不止或
川瀆汎漲或谿谷奔流淹沒田苗損壞廬舍又有漂溺

不救轉徙乏糧喪亡流離數亦非少臣等任處台輔職
調陰陽一物失宜尸曠斯在五行愆度黜責何逃陛下
德邁禹湯恕人咎已臣等每奉詞旨倍益慙惶所以僂
俛在公不敢頻頻請罪前者面陳事體須遣使撫綏陛
下尚謂詢問來人所損殊少即議優卹恐長姦欺臣等
旬日已來更審借訪類會行旅所說悉與申報符同但
恐所聞聖聰或未盡陳事實夫流俗之弊多徇諂諛揣
所悅意者則侈其言度所惡聞者則小其事制備失所

恒病於斯初聞諸道水災臣等屢訪朝列多云無害於物以爲不足致懷退省其私言則頓異霖潦非可諱之事搢紳皆有識之人與臣比肩尚且相媚況乎事或曖昧人或瑣微以利己之心希至尊之旨其於情實固不易知如斯之流足誤視聽所願事皆覆驗則冀言無詐欺大明照臨天下之幸也昔子夏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謂人之父母孔子對曰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斯可謂人之父母矣蓋以君人之道子育爲心雖深居九重而

慮周四表雖恒處安樂而憂及困窮近取諸身如一體之於四支其疾病無不恤也遠取諸物如兩曜之於萬類其鑒照無不均也故時有凶害而人無流亡恃天聽之必聞知上澤之必至是以有母之愛有父之尊古之聖王能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用此術也今水潦爲敗綿數十州奔告于朝日月相繼若哀其疾苦固宜降旨優矜儻疑其詐欺亦當遣使巡視安可徇往來之浮說忘惠卹之大猷失人得財是將焉用況災害已甚

申奏亦頻縱不蒙恩復除自當準式蠲免徒失事體無
資國儲恐須速降德音深示憂憫分道命使明勅弔災
寬息征徭省察冤濫應家有溺死及漂沒居產都盡父
子不存濟者各量賜粟帛便委使臣與州府以當處官
物給付其損壞廬舍田苗者亦委使臣與州府據所損
作分數等第聞奏量與蠲減租稅如此則歿者蒙瘞酹
之惠存者霑煦嫗之恩霈澤下施孰不欣戴所費者財
用所收者人心若不失人何憂乏用臣等已約支計所

費亦不甚多儻蒙聖恩允從即具條件續進臣又聞聖人作則皆以天地為本陰陽為端慶賞者順陽之功故行於春夏刑罰者法陰之氣故用之秋冬事或愆時人必罹咎是以月令所載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丘隰水潦夏行冬令則後乃大水敗其城郭典籍垂誠言固不誣天人同符理當必應既有繫于舒慘是能致于災祥頃自夏初大臣得罪親黨坐累其徒寔繁邦憲已行宸嚴未解畏天之怒中外竦然若以月令推之水潦或是

其應雖天所降沴不在郊畿然海內爲家無論遐邇伏
願滌瑕以德消沴以和威惠之相濟合宜陰陽之運行
自序臣等不勝覩災慙負之至謹奉狀陳請以聞謹奏

論淮西管內水損處請同諸道遣宣慰使狀

右奉進止淮西管內貢賦旣闕所緣水損簡擇宣慰使
此道亦不要遣去者臣聞聖王之於天下也人有不得
其所者若已納之於隍故夏禹泣辜殷湯引罪蓋以率
土之內莫非王臣或有昏迷不龔是由教化未至常以

善救則無棄人自希烈亂常污染淮甸職貢廢闕責當
有歸在於編氓豈任其咎陛下息師含垢宥彼渠魁惟
茲下人久罹脅制想其翹望聖化誠亦有足哀傷儻弘
善救之心當軫納隍之慮今者遣使宣命本緣卹患弔
災諸道災患旣同朝廷弔卹或異是使慕聲教者絕望
懷反側者得詞棄人而固其寇讎恐非所以爲計也昔
晉饑乞糴于秦大夫百里奚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
災卹鄰道也行道有福丕豹則請因而伐之穆公用百

里奚之言拒丕豹之請且曰其君是惡其人何罪遂輸粟以救之其後秦饑乞糴于晉晉大夫虢射曰無損於怨而益於寇不如勿與慶鄭曰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不如與之惠公信虢射之謀違慶鄭之議遂閉糴以絕焉是歲晉國復饑秦伯又饋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人終於秦穆霸強晉惠擒辱是知棄怨而施惠者可以懷敵計利而忘義者罔不失人此乃列國諸侯猶務卹鄰救災矧君臨天下而可使德澤不均被者乎

議者多謂淮右荐饑國家之利臣等愚見以爲不然必
若興有征之師問不庭之罪因災幸濟已爽德政儻又
難於用兵望其艱窘自弊利害之勢或未可知夫悍獸
之情窮則攫搏暴人之態急則猖狂當其迫阨之時尤
資撫馭苟得招攜以禮便可底寧備慮乖方亦足生患
竊以帝王之道頗與敵國不同懷柔萬邦唯德與義寧
人負我無我負人故能使億兆歸心遠邇從化猶有兇
迷不復必當人鬼同誅此其自取覆亡尚亦不足含怒

今因供稅有闕遂令施惠不均責帥及人恐未爲允伏
惟聖鑒更審細裁量其所擇諸道使並未敢宣行伏候
進止

謝密旨因論所宣事狀

前日顧少連奉諭密旨每於延英對卿緣有諸人言不
得盡中間卿所奏去冬薦人實緣對趙憬執論所以有
言相拒亦不是阻卿之意若有要便事但依前者意旨
自手疏密封進來卿又頻與苗粲進官朕未放過恐卿

未知朕意此人即苗晉卿之子晉卿往年攝政曾有不臣之言又諸子皆與古帝王同名意甚不善緣非諸子之過不欲明行斥逐終是不合令在朝廷卿宜密知此意苗粲兄弟並改與在外閑僻處官仍不得令近兵馬者猥蒙天慈屢降深旨慰眷稠疊誨諭周詳骨肉之恩無以加此士感知已尚合捐軀臣雖孱微能不激勵至於彌綸庶績督課羣官始終不渝夙夜匪懈是皆常分曷足酬恩自揣凡庸之才又無竒崛之効唯當輸罄忠

節匡補聖猷衆人之所難言臣必無隱常情之所易溺
臣必不回罔然貞心持以上報此愚夫一至而不易者
也惟明主矜亮而保容之頃以去冬薦人頻於街衢披
訴既是準制許集理合量才授官進擬再三未蒙允許
伏慮事轉淹滯所以因對奏陳懜於忖量推理輒發以
趙憬與臣並命俱掌樞衡參奉謀猷事當無間不知避
忌輕黷宸嚴陛下特宥愆愚曲加獎導寵遇踰等恩私
倍常顧惟何人叨幸若此偶有所見敢不盡言是彰無

隱之誠以申上報之分臣聞王者之道坦然著明奉三
無私以勞天下平平蕩蕩無側無偏所謂三無私者如
天之無私覆也如地之無私載也如日月之無私照也
其或有過如日月之有蝕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
仰之日月不疾于蔽虧人君不吝於過失虧而能復無
損於明過而能改不累於德昨者臣所奏惟有趙憬得
聞陛下已至勞神委曲防護是於心膂之內尚有形迹
之拘職同事殊鮮克以濟恐爽無私之德且傷不吝之

明夫元首股肱義實同體諮詢獻納一日萬幾宣之使
言猶未盡意言若有阻義何由通啓沃旣難機務斯壅
雖荷綢繆之顧實增曠廢之憂仰希聖聰更賜裁處苗
粲少以門子早登朝班歷拾遺補闕起居員外郎中前
後二十餘年溫恭有加恪慎無怠端敏足以守職文學
足以飾身詳其器能堪處近侍陛下以粲先父常有過
言名子之方又乖義類不忍明加斥黜但令改授外官
伏以理國化人在於獎一善使天下之爲善者勸罰一

惡使天下之爲惡者懲是以爵人必於朝刑人必於市
惟恐衆之不覩事之不彰君上行之無愧心兆庶聽之
無疑議受賞安之無忤色當刑居之無怨言此聖王所
以宣明典章與天下公共者也獎而不言其善斯謂曲
貸罰而不書其惡斯謂中傷曲貸則授受不明而恩倖
之門啓中傷則枉直莫辯而讒間之道行此柄一虧爲
害滋大凡是譖愬之輩多非信實之言利於中傷懼於
公辯或云歲月已久不可究尋或云事體有妨須爲隱

忍或云惡跡未露宜假他事爲名或云但棄其人何必
明言責辱詞皆近於情理意實苞於矯誣傷善售姦莫
斯爲甚伏惟聖鑒之下必無浸潤之流然於稱毀之言
不可不辯賞罰之典不可不明陛下若以晉卿跡實姦
邪粲等法應坐累則當公議典憲豈令陰受播遷陛下
若察晉卿見誣又知粲等非罪則合隨才獎用不宜降
意猜防今忽不示端由但加斥逐謂之掄材則失序謂
之行罰則無名徒使粲等受錮於聖朝晉卿銜憤于幽

壤以臣蔽滯未見其宜夫聽訟辯讒貴於明恕明者在
驗之以跡恕者在求之以情跡可責而情可矜聖王懼
疑似之陷非辜不之責也情可責而跡可宥聖王懼逆
詐之濫無罪不之責也惟情見跡具詞服理窮者然後
加刑罰焉是以下無冤人上無謬聽苛慝不作教化以
興晉卿起自文儒致位台輔能以謙柔自處故爲三朝
所推當諒闇之辰攝冢宰之任是將備禮豈足擅權安
肯露不臣之言招覆族之釁雖甚狂險猶應不爲矧伊

老臣寧忍及此假有忍人之意其如言發禍隨求之以
情旣無端驗之以跡又無兆宜蒙昭恕理在不疑又自
陛下御極已來粲及兄丕皆厯清近若以舊事爲累豈
復含容至今恐有無良之徒憎嫉丕粲兄弟構成飛語
務欲挫傷大抵任重勢疑易生嫌謗以周公之聖不免
流言霍光之忠亦遭告訐向非成王覺寤昭帝保明則
二主之德美不傳二臣之冤誣莫辯陛下追懷往事得
失豈不相遠哉後之視今固亦如此凡所舉措安可不

詳伏願稍留睿思特加省察斯實羣臣庶免於戾豈唯

苗氏一族存歿幸賴而已乎少連又向臣說云聖旨察
臣孤貞猶謂清慎太過都絕諸道饋遺却恐事情不通
如不能納諸財物至如鞭靴之類受亦無妨者伏以貨
賄之利耳目之娛人間常情孰不貪悅況臣性實凡鄙
寧忘顧私家本窶貧安能無欲所以深自刻慎勉修廉
隅者蓋由負戴厚恩尸竊大任既不克導揚風教致俗
清淳又未能減息征徭濟人窮困若無恥懼更啓賄門

是忘憂國之誠仍速焚身之禍由是苟行特操杜絕交私誠知無補大猷所冀免貽深累陛下責臣以清謹太過斯謂聖明陛下慮事之不通有乖理道或恐貪恠之輩務逞無厭之求巧陳異端惑亂聖聽稽諸事實則甚不然夫以胥吏末流苞苴微貺苟或違道臣猶知慙況乎公卿大臣之間方岳連帥之任豈資納賄然後致誠若因財利交歡是以姑息爲事旣乖直道必有過求遂之則法度浸隳阻之則缺望彌甚爲害如此國何賴焉

高祖太宗著法垂制監臨受賄盈尺有刑陛下每發德音數宥下土大辟之屬皆蒙滌除唯於犯賊往往不赦豈不以貪饕爲弊殘蠹最深至於士吏之微尚當嚴禁矧居風化之首反可通行凡上之所爲以導下也上所不爲以檢下也上所不爲而下或爲之然後可以設峻防寘明辟若上爲之而下亦爲之固其理也又可禁乎今更有受監臨之賄者則以爲罪不可容朝廷之制四方所監臨也而宰司公受其賄是亦無恥而不恕者歟

孔子曰大臣不可不敬也是人之表也邇臣不可不慎也是人之道也表傾則影曲道僻則行邪若大臣邇臣可以受財則庶長窳窳孰爲不可朝廷取之於方鎮方鎮復取之於州州取之於縣縣取之於鄉鄉將安取哉是皆出於疲人之肝腦筋髓耳自大盜猾夏耗斁生人天下常屯百萬之師坐受衣食農夫蠶婦凍而織餒而耕殫力忍死以供十倍之賦日月引頸望覩昇平之化惠恤之恩凡四十九年矣荐屬多故有加無瘳持利權

食厚祿者當憂隱忸怩憫愧黎庶而又交通私賄扇起貪風是令已困之氓重遭過分之擾陛下尚以爲鞭靴之類受亦無妨若使天下納賂唯有二三宰臣四方誅求止於鞭靴細物行之不足以傷化絕之不足以利人則臣固已微抑私心將順睿旨矣若使國家致理必資饋遺通情辭之足以失天下之心受之足以濟天下之務則臣固亦不避汙行助我聖功矣臣所以未敢奉詔冒昧塵煩者審知此道不唯無益必有甚損故也亦冀

陛下詳察其理普澄其源弘清淨無欲之風守慈儉不
貪之寶是將感人心而天下服何有事情不通之患乎
夫貨賄上行則賞罰之柄失貪求下布則廉恥之道衰
何者善惡不分功過無辯以貨賄之多少爲課績之重
輕守道闕供或時致怨招累求得當欲可以釋罪賈榮
忍行刻剝者見謂公忠巧飾玩好者或稱才智此謂賞
罰之柄失也上好利則下思聚斂上求賄則下肆侵蝕
不懷愧心但逞私欲遞相企効習以成風閭閻日殘紀

綱日壞不可以禮義勸不可以刑法懲此由廉恥之道
衰也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其弊斯亂利於小
者必害於大易於始者必悔於終賄道一開展轉滋甚
鞭靴不已必及衣裘衣裘不已必及幣帛幣帛不已必
及車輿車輿不已必及金璧日見可欲何能自窒于心
已與交私固難中絕其意是以涓流不止谿壑成災毫
末既差丘山聚斲自昔國家敗亡多矣何嘗有以約失
之者乎臣竊料郡府之不願行賄於朝廷猶鄉閭之不

不願輸貨於郡府也但以行之者有利不行者有虞故
爲安身保位之謀不得行耳夫豈樂而行之哉假如
四方俱賂於朝廷朝廷受其三而却其一有所受有所
却二端相反則遇却者或有意疑乎見拒而不通焉四
方俱賂于朝廷朝廷俱辭而不受則咸知不受者乃朝
廷之常理耳適所以服其心而誘其善復何嫌阻之有
乎陛下若謂問遺可以通物情潔矩不足敷理化則自
建中以來股肱耳目之間蓋常有交利行私者矣乃其

所也陛下何尤焉陛下嗣位之初躬行節儉郡國無來
獻朝廷無私求行李無黷貨之人邇臣無受賂之事四
方風動幾致清平旋以刑峻賦繁兵連禍結理功中否
至化未凝洎大憝殲夷皇運興復征伐之役頗息於前
時清約之風亦虧於往日此則雖草一弊亦喪一美焉
曩興師徒人困暴賦今罷征伐人困私求是乃殘瘁之
餘永無蘇息之望使萬方黎獻當陛下休明之代不登
富壽不洽雍熙追懷前修寔用心熱而議者反以納賂

通情之理以惑陛下斯不亦誣上行私之甚者乎夫天下公器也王綱大權也執大權者不任其小數守公器者不徇于私情任小數而御大權則忿戾之禍起徇私情以持公器則姦亂之釁生故春秋傳曰在上位者洒濯其心以待之而後可以理人言私曲之不可以莅衆庶也又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彰也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言賄利之不可以化百官也又曰長國家者

非無賄之患無令名之難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
貳言貪欲之不可以懷諸侯也古之懷諸侯者蓋有其
道矣唯不務賄然後得之故禮記云凡爲天下國家有
九經其一曰理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
諸侯也是知懷撫之道貴德賤財於往也則厚其贈送
之資於來也則薄其贄幣之禮訓人以尊讓示人以不
貪始于朝廷行于郡國廉節之風漸廣侵漁之害不萌
里閭獲安郡國斯又朝廷益尊所謂化自上流理由下

濟近者悅服而遠者歸懷是皆無賄之致也及夫王綱
浸壞德化陵夷然後滅公議而徇私情盛誅求而崇饋
獻故禮記曰天子微諸侯僭於是相覲以貨相賂以利
而天下之禮亂矣是知傷風害禮莫甚於斯暴物殘人
莫大於賂利於絕私去賄者莫先於君主務於愛人助
理者莫切於輔臣然則君主輔臣之間固不可以語及
於私賄矣況又躬行乎臣以受恩特深志欲巨細裨補
苟懷疑慮不敢因循亦賴遭逢聖明庶得竭盡愚直所

以每事獻替不以犯忤爲虞意懇詞繁伏用慙悚謹奏

翰苑集卷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舊要卷二萬六百二十四

集部

翰苑集卷十八

唐 陸贄 撰

中書奏議二

論嶺南請於安南置市舶中使狀

嶺南節度經略使奏近日舶船多往安南市易進奉事
大實懼闕供臣今欲差判官就安南收市望定一中使
與臣使司同勾當庶免隱欺希顏奉宣聖旨宜依者達

國商販唯利是求綏之斯來擾之則去廣州地當要會
俗號殷繁交易之徒素所奔湊今忽捨近而趨遠棄中
而就偏若非侵刻過深則必招懷失所曾無內訟之意
更興出位之思玉毀櫝中是將誰咎珠飛境外安可復
追書曰不貴遠物則遠人格今旣徇欲如此宜其殊俗
不歸況又將蕩上心請降中使示貪風於天下延賄道
於朝廷黷汚清時虧損聖化法宜當責事固難依且嶺
南安南莫非王土中使外使悉是王臣若緣軍國所須

皆有令式恒制人思奉職孰敢闕供豈必信嶺南而絕
安南重中使以輕外使殊失推誠之體又傷賤貨之風
望押不出

論宣令除裴延齡度支使狀

右緣班宏喪亡臣今日面取進止今當此選總有四人
杜佑盧徵李衡李巽並曾掌判財賦各有績用可稱資
望人才亦堪獎任聖旨以淮南未可移動盧徵又近改
官令臣擇一人與江西追取李衡者臣以支計之司當

今所切常須銜制黠吏不可斯須闕人待追李衡數月
方到或恐綱條弛紊錢物隱欺李巽近追到城請授給
事中且令權判若處理稱職便除戶部侍郎如材不相
當則待李衡到別商量處分旣免曠廢於事又得閱試
其能兩人之中必有可取陛下累稱穩便許依所奏施
行臣又退更詳思以爲無易於此希顏適宣進止李巽
知度支恐未相當且空與給事中朕更思量司農少卿
裴延齡甚公清有才宜令判度支便進擬狀來其李衡

亦從追取者伏以周制六官實司理本冢宰制國用量
入爲出司徒掌邦賦敷教恤人今之度支兼此二柄準
平萬貨均節百司有無懋遷豐敗相補利害關黎元之
性命費省繫財物之盈虛加以饋餉邊軍資給禁旅刻
吝則生患寬假則容姦若非其人不可輕授裴延齡僻
戾而好動躁妄而多言遂非不悛堅僞無恥豈獨有識
深鄙兼爲流俗所嗤頃列班行已塵清貫更居要重必
數大猷是將取笑四方貽殃兆庶尸祿之責固宜及於

微臣知人之明亦恐傷於聖鑒伏願重循前議俯察愚
誠更於四人之中選擇取其尤者庶諧僉屬不柰朝經
延齡妄誕小人任之交駭物聽臣雖熟知不可猶慮所
見未周趙憬眼疾漸瘳後日即合假滿待其朝謁乞更
參詳去邪勿疑天下幸甚謹奏

論齊暎齊抗官狀

右希顏奉宣進止卿等所進齊暎替李衡緣江南與湖
南接近齊暎齊抗既是當家同任方面事非穩便宜別

商量者齊映齊抗同姓別房旣非五服之親則與衆人無異聖朝推誠致理未嘗先事示疑曩之李臯李兼鄰接方鎮今之韓潭全義密邇軍城此例甚多無足爲慮但以中朝要職常苦乏人至如映抗良才並當臺閣妙選臣等先請授映禮部聖旨令且向外商量儻許移鎮江西亦是漸加恩獎齊抗文學足用精敏罕儔掖垣之駁議司言南宮之掌賦承轄俾居其任皆謂當才若蒙追赴闕庭試加顧問察言稽行必有可觀可否之宜伏

候進止

請減京東水運收腳價於緣邊州鎮儲蓄軍糧

事宜狀

右臣伏見陛下每垂睿心經略邊境增築城壘加置戍兵至於春秋衣裝歲時宴犒先後遲速悉由宸衷其爲憂勤可謂至矣其爲資費亦以多矣蓋以安人固國不憚煩勞此誠慎慮之深者也然於儲蓄大計則未降意良圖但任有司隨月供應近歲蕃戎小息年穀屢登所

支軍糧猶有匱乏邊書告闕相繼于朝儻遇水旱爲災

粟糴翔貴兇醜匪茹寇擾淹時或負輓力殫或饋餉路

絕則戍兵雖衆不足恃城壘雖固不克居是使積年完

聚之勞適資一夕潰敗之辱此乃理有必至而事無幸

濟者也臣竊爲陛下惜之軍志曰雖有石城十仞湯池

百步無粟不能守也故晁錯論安邊之策要在積穀充

國建破羌之議先務屯田歷代制禦四夷常爲國之大

事勇者奮其力智者貢其謀攻守異宜盛衰殊勢柔服

而不勞師旅者則常聞之矣屯師而不務農食者未嘗有焉今陛下廣徵甲兵分守城鎮除所在營田稅畝自供之外仰給於度支者尚八九萬人千里饋糧涉履艱險運米一斛達于邊軍遠或費錢五六千近者猶過其半犯雪霜跋涉之苦冒豺狼剽掠之虞四時之間無日休息傾財用而竭物力猶苦日給之不充其於儲蓄以備非常固亦絕意而不暇思也夫屯兵守土以備寇戎至而無糧守必不固矣遇寇不守則如勿屯平居有殘

人耗國之煩臨難有啓敵納侮之禍所養非所用所失
非所虞以爲制備之規臣竊謂疎矣頃者吐蕃尚結贊
率其醜類越軼封疆朔方五原相繼淪陷雖由將帥不
武亦因匱乏得辭其事未遙足爲深戒昧理而好諛者
必曰當結贊入寇之日遇賊泚作亂之餘戍卒未多邊
農尚寡今則甲兵大備稼穡屢豐比於曩時勢不同等
臣請復陳近效以質浮詞今年夏初寇犯靈武禦則寡
力守則乏糧告急求哀匪朝伊夕有司爲之請罪陛下

爲之軫憂遽擇使臣奔波督運積財以資用高價以招人賴蕃戎自旋糧道獲濟封略不壞固非成謀然則鹽夏覆而靈武全唯在幸與不幸之間耳是皆無不拔之勢有可駭之危其爲規制之方所謂同歸於失矣議者是當今而非既往豈不曰昧理而好諛乎今戍卒之加於往時臣固知之矣今邊農之廣於往歲臣亦知之矣所謂同歸於失者在於措置乖當蓄斂乖宜利之所生害亦隨至故也陛下忿蕃醜之暴掠懲邊鎮之空虛繕

甲益兵庇人保境此誠雄武之英志覆育之仁心刷憤
恥而揚威聲海內咸望有必攻之期矣旣而統師無律
制事失權戍卒不隸於守臣守臣不總於元帥至有一
城之將一旅之兵各降中使監臨皆承別詔委任分鎮
亘千里之地莫相率從緣邊列十萬之師不設謀主每
至犬羊犯境方馳書奏取裁行李往來動踰旬日比蒙
徵發救援寇已獲勝罷歸小則蹂藉麥禾大則驅掠人
畜是乃益兵甲而費財用竟何補侵軼之患哉夫將貴

專謀軍尚氣勢訓齊由乎紀律制勝在於機權是以兵法有分閫之詞有合拳之喻有進退如一之令有便宜從事之規故能動作協變通制備垂永久出則同力居則同心患難相交急疾相赴兵之奉將若四支之衛頭目將之守境若一家之保室廬然後可扞寇讎護甿庶蕃畜牧闢田疇天子唯務擇人而任之則高枕無虞矣吐蕃之比於中國衆寡不敵工拙不侔然而彼攻有餘我守不足蓋彼之號令由將而我之節制在朝彼之兵

衆合并而我之部分離析夫部分離析則紀律不一而
氣勢不全節制在朝則謀議多端而機權多失臣故曰
措置乖當此之謂乎陛下頃以邊兵衆多轉餽勞費設
就軍和糴之法以省運制與人加倍之價以勸農此令
初行人皆悅慕爭趨厚利不憚作勞耕稼日滋粟麥歲
賤向使有司識重輕之術宏久遠之謀守之有恒施之
有制謹視豐耗善計收積菽麥必歸於公廩布帛悉入
於農夫其或有力而無資願居而靡措貸其種食假以

犁牛自然成卒忘歸貧人樂徙可以足食可以實邊無屯田課責之勞而儲蓄自廣無徵役踐更之擾而守備益嚴果能用之足謂長算既有司隘吝不克將順忘國家制備之謀行市道苟且之意當稔而願糴者則務裁其價不時斂藏遇災而艱食者則莫揆之糧抑使糴糴遂使豪家貪吏反操利權賤取於人以俟公私之乏困乘時所急十倍其贏又有勢要近親霸遊之士或託附邊將或依倚職司委賤糴於軍城取高價於京邑坐

致厚利寔繁有徒欲勸農而農不獲饒欲省費而費又
愈甚復以制事無法示人不誠每至和糴之時多支絀
紆充直窮邊寒冱不任衣裘絕野蕭條無所貨鬻且又
虛張估價不務準平高下隨喜怒之心精麤麤在胥吏之
手既無信義率下下亦以僞應之度支物估轉高軍郡
穀價轉貴遞行欺罔不顧憲章互相制持莫可禁止度
支以苟售滯貨爲功利而不察邊食之盈虛軍司以所
得加價爲羨餘而不恤農人之勤苦雖設巡院使相監

臨既失綱條轉成囊橐至有空申簿帳僞指困倉計其數則億萬有餘考其實則百十不足巡院巧誣於會府會府承詐以上聞幸逢有年復遇無事吞聲補舊引日偷安若遇歲儉兵興則必立至危迫靈武之事足爲明徵臣故曰蓄斂乖宜此之謂也邊之大事在食與兵今食則無儲兵則乏帥謂之有備其可得乎近者緣邊諸州頻歲大稔穀糴豐賤殊異往時此乃天贊國家永固封略之時也而尚日不暇給曾無遠圖軍府有歉食之

詞穡人有悔耕之意天贊而不受其利農傷而不恤其窮及凶災流行播植墮廢雖復悔恨事何可追臣是以屢屢塵煩所惜在此頃請擇人充使委之平糴務農陛下以理貴因循未賜允許又請乘時豐稔邊城加貯軍糧有司以經費無餘其事復寢臣謬當任使待罪樞衡雖神武之謀不資獻納而職司之分敢忘憂虞夙夜疾心盡如焚灼輒復効其鄙薄庶或裨補萬分不勞人不變法不加賦稅不費官錢不廢耳目之娛不節浮冗之

用唯於漕運一事稍權輕重所宜請爲陛下致邊軍十萬人一年之糧以爲艱急之備陛下誠能聽臣愚計不受沮傷百日之間收貯總畢轉運常行之務旣無失於舊規太倉歲入之儲亦不闕其恒數圖慮至熟更無所妨謹具揚摧上陳惟陛下留意省察舊制以關中王者所都萬方輻輳人殷地狹不足相資加以六師糗糧百官祿廩邦畿之稅給用不充所以控引東方歲運租米冒淮湖風浪之弊汴河渭湍險之艱所費至多所濟蓋

寡習聞見而不達時宜者則曰國之大事不計費損故承前有用一斗錢運一斗米之言雖知勞煩不可廢也習近利而不防遠患者則曰每至秋成之時但令畿內和糴旣易集事又足勸農何必轉輸徒耗財賦臣以兩家之論互有短長各申偏執之懷俱昧變通之術其於事理可得粗言夫聚人以財而人命在食將制國用須權重輕食不足而財有餘則弛於積財而務實倉廩食有餘而財不足則緩於積食而嗇用貨泉若國家理安

錢穀俱富烝黎蕃息力役靡施然後恒操羨財益廣漕
運雖有厚費適資貧人三者不失其時之所宜則輕重
中權而國用有制矣開元天寶之際承平日久財力阜
殷祿食所頒給用亦廣所以不計糜耗勵贍軍儲至使
流俗過言有用一斗錢運一斗米之說然且散有餘而
備所乏雖費何害焉斯所謂操羨財以廣漕運者也貞
元之始巨盜初平太倉無兼月之儲關輔遇連年之旱
而有司奏停水運務省脚錢至使郊畿之間煙火殆絕

都市之內餒殍相望斯所謂覩近利而不防遠患者也
近歲關輔之地年穀屢登數減百姓稅錢許其折納粟
麥公儲委積足給數年田農之家猶困穀賤今夏江淮
水潦漂損田苗比於常時米貴加倍甿庶匱乏流庸頗
多關輔以穀賤傷農宜加價糴穀以勸稼穡江淮以穀
貴民困宜減價糴米以救凶災今宜糴之處則無錢宜
糴之處則無米而又運彼所乏益此所餘斯所謂習見
聞而不達時宜者也今淮南諸州米每斗當錢一百五

十文從淮南轉運至東渭橋每斗船脚又約用錢二百文計運米一斗總當錢三百五十文其米既糙且陳尤爲京邑所賤今據市司月估每斗只糶得錢三十七文而已耗其九而存其一餒彼人而傷此農制事若斯可謂深失矣頃者每年從江西湖南浙東浙西淮南等道都運米一百一十萬石送至河陰其中減四十萬石留貯河陰倉餘七十萬石送至陝州又減三十萬石留貯太原倉唯餘四十萬石送赴渭橋輸納臣詳問河陰太

原等倉留貯之意蓋因往年蟲旱關輔存饑當崔造作相之初懲元琇罷運之失遂請每年轉漕米一百萬石以贍京師比至中塗力殫歲盡所以節級停減分貯諸倉每至春水初通江淮所般未到便取此米入運免令停滯舟船江淮新米至倉還復留納填數輪環貯運頗亦協宜不必每歲加般以增不急之費所司但遵舊例曾不詳究源由邇來七年積數滋廣臣近勘河陰太原等倉見米猶有三百二十餘萬石河陰一縣所貯尤多

倉廩充盈隨便露積舊者未盡新者轉加歲月漸深耗損增甚縱絕江淮輪轉且運此米入關七八年間計猶未盡況江淮轉輸般次不停但恐過多不慮有闕今歲關中之地百穀豐成京尹及諸縣令頻以此事爲言憂在京米粟太賤請廣和糴以救農人臣今計料所糴多少皆云可至百餘萬石又今量定所糴估價通計諸縣貴賤并雇船車般至太倉穀價約四十有餘米價約七十以下此則一年和糴之數足當轉運二年一斗轉運

之資足以和糴五斗比較即時利害運務且合悉停臣
竊慮運務若停則舟船無用舟船無用則壞爛莫修儻
遇凶災復須轉漕臨時鳩集理必淹遲夫立法裁規久
必生弊經略之念始慮貴周不以積習害機宜不以近
利隳永制不貴功於當代不流患於他時慮遠防微是
其均濟臣今所獻庶近於斯減所運之數以實邊儲存
轉運之務以備時要其於詳審必免貽憂舊例從江淮
諸道運米一百一十萬石至河陰來年請停八十萬石

運三十萬石舊例從河陰運米七十萬石至太原倉來
年請停五十萬石運二十萬石舊例從太原倉運米四
十萬石至東渭橋來年請停二十萬石運二十萬石其
江淮所停運米八十萬石請委轉運使於遭水州縣每
斗八十價出糶計以糙米與細米分數相接之外每斗
猶減時價五十文以救貧乏計得錢六十四萬貫文節
級所減運腳計得六十九萬貫都合得錢一百三十三
萬貫數內請支二十萬貫付京兆府令於京城內及東

渭橋開場和糴米二十萬石每斗與錢一百文計加時
估價三十已上用利農人其米便送東渭橋及太原倉
收貯充填每年轉漕四十萬石之數並足餘尚有錢一
百一十三萬貫文以供邊鎮和糴臣已令度支巡院勘
問諸軍州米粟時價兼與當管長吏商量令計見墾之
田約定所糴之數得鳳翔涇隴邠寧慶廊坊丹延夏綏
銀靈鹽振武等道良原長武平涼等城報除度支旋糴
供軍之外別擬儲備者計可糴得粟一百三十五萬石

其臨邊州縣各於當處時價之外更加一倍其次每十

分加七分又其次每十分加五分通計一百三十五萬

石當錢一百二萬六千貫文猶合剩錢十萬四千貫留

充來年和糴所於江淮糴米及減運米腳錢請並委轉

運使便折市綾絹絁綿四色即作船般送赴上都邊地

早寒斂藏向畢若待此錢送到即恐收糴過時請且貸

戶部別庫物充用本色續到便令折填其所貸戶部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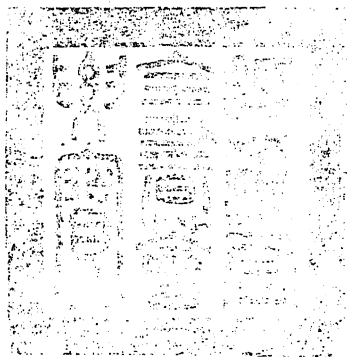
庫物亦取綾絹絁綿四色並依平估價務利農人仍取

度支官畜及車均融般送請各委當道節度及當城兵馬使與監軍中使并度支和糴巡院官同受領便計會和糴各量人戶墾田多少先付價直立限納粟不願糴者亦勿強徵其有納米者每米六升折粟一斗應所糴得米粟亦委此三官同檢覆分於當管城堡之內揀擇高燥牢固倉窖等收納封閉仍以貯備軍糧爲名非緣城守絕糧及承別勅處分並不得輒有支用待收糴畢具所糴數并收貯處所聞奏并報中書門下總計貯備

粟一百三十五萬石是十一萬二千五百人一年之糧
來秋若遇順成又可更致百餘萬石邊蓄既富邊備自
修以討則有齋以守則可久以加兵則不憂所至乏食
以斂糴則不爲貪將所邀恢疆保境者得以遂其謀蹙
國跳軍者無所辭其罪是乃立武之根柢安邊之本源
守土庇人莫急於此傾公藏而發私積猶當悉力以務
之況今不擾一人無廢百事但於常用之內收其枉費
之資百萬贏糧坐實邊鄙又有勸農賑乏之利存乎其

間此蓋天錫陛下禦邊塞而安國家之時不可失也陛下誠能過聽愚計先聚軍儲慎擇良圖更貞師律泰爾兇醜自當畏威縱迷欸塞之心必無猾夏之慮伏惟少留睿思詳省而明斷之其所停減運脚臣已與本司審細計料并邊鎮分配和糴數及米粟估價等數各得別狀條件分析謹同封進聽進止

翰苑集卷十八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中書臣張塤
謄錄舉人臣汪志伊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翰苑集卷十九

二十九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萬六百二十五

集部

翰苑集卷十九

唐陸贄撰

中書奏議

三

論緣邊守備事宜狀

右臣歷覽前代史書皆謂鎮撫四夷宰相之任不揆闇劣屢敢上言誠以備邊禦戎國家之重事理兵足食備禦之大經兵不理則無可用之師食不足則無可固之

地理兵在制置得所足食在斂導有方陛下幸聽愚言
先務積穀人無加賦官不費財坐致邊儲數逾百萬諸
鎮收糴今已向終分貯軍城用防艱急縱有寇戎之患
必無乏絕之憂守此成規以爲永制恒收冗費益贍邊
農則更經二年可積十萬人三歲之糧矣足食之原粗
立理兵之術未精敢試籌量庶備採擇伏以戎狄爲患
自古有之其於制禦之方得失之理備存史籍可得而
言大抵尊即叙者則曰非德無以化要荒曾莫知威不

立則德不能馴也樂武威者則曰非兵無以服凶獷曾
莫知德不修則兵不可恃也務和親者則曰要結可以
睦鄰好曾莫知我結之而彼復解之也美長城者則曰
設險可以固邦國而扞寇讎曾莫知力不足而人不堪
則險之不能恃城之不能有也尚薄伐者則曰驅遏可
以禁侵暴而省征徭曾莫知兵不銳壘不完則遏之不
能勝驅之不能去也議邊之要略盡於斯雖互相譏評
然各有偏駁聽一家之說則理例可徵考歷代所行則

成敗異效是由執常理以御其不常之勢徇所見而昧於所遇之時夫中夏有盛衰夷狄有強弱事機有利害措置有安危故無必定之規亦無長勝之法夏后以序戎而聖化茂古公以避狄而王業興周城朔方而獫狁攘秦築臨洮而宗社覆漢武討匈奴而貽悔太宗征突厥而致安文景約和親而不能弭患於當年宣元弘撫納而足以保寧於累葉蓋以中夏之盛衰異勢夷狄之強弱異時事機之利害異情措置之安危異便知其事

而不度其時則敗附其時而不失其稱則成形變不同
胡可專一夫以中國強盛夷狄衰微而能屈膝稱臣歸
心受制拒之則阻其嚮化滅之則類於殺降安得不存
而撫之即而叙之也又如中國強盛夷狄衰微而尚棄
信忤盟蔑恩肆毒諭之不變責之不懲安得不取亂推
亡息人固境也其有遇中國喪亂之弊當夷狄強盛之
時圖之則彼釁未萌禦之則我力不足安得不卑詞降
禮約好通和啗之以利以引其懽心結之以親以紓其

交禍縱不必信且無大侵雖非御戎之善經蓋時事亦有不得已而然也儻或夷夏之勢强弱適同撫之不寧威之不靖力足以自保勢不足以出攻安得不設險以固軍訓師以待寇來則薄伐以遏其深入去則攘斥而戒於遠追雖非安邊之令圖蓋勢力亦有不得已而然也故夏之即叙周之于攘太宗之翦亂皆乘其時而善用其勢者也古公之避狄文景之和親神堯之降禮皆順其時而不失其稱者也秦皇之長城漢武之窮討皆

知其事而不度其時者也。向若遇孔熾之勢，行即叙之，方則見侮而不從矣。乘可取之資，懷畏避之志，則失機而養寇矣。有攘却之力，用和親之謀，則示弱而勞費矣。當降屈之時，務翦伐之略，則召禍而危殆矣。故曰：知其事而不度其時，則敗附其時而不失其稱，則成。是無必定之規，亦無長勝之法，得失著效，不其然歟？至於察安危之大情，計成敗之大數，百代之不變易者，蓋有之矣。其要在於失人肆慾，則必廢；任人從衆，則必全。此乃古

今所同而物理之所壹也國家自祿山構亂肅宗中興
撤邊備以靖中邦借外威以寧內難於是吐蕃乘釁吞
噬無狀迴紇矜功馮凌亦甚中國不遑振旅四十餘年
使傷耗遺氓竭力蠶織西輸賄幣北償馬資尚不足塞
其煩言滿其驕志復又遠徵士馬列戍疆陲猶不能遏
其奔衝止其侵侮小入則驅略黎庶深入則震驚邦畿
時有議安邊之策者多務於所難而忽於所易勉於所
短而略於所長遂使所易所長者行之而其要不精所

難所短者圖之而其功靡就憂患未弭職斯之由夫制敵行師必量事勢勢有難易事有後先力大而敵脆則先其所難是謂奪入之心暫勞而久逸者也力寡而敵堅則先其所易是謂固國之本觀釁而後動者也頃屬多故人勞未瘳而欲廣發師徒深踐寇境復其侵地攻其堅城前有勝負未必之虞後有餽運不繼之患儻或撓敗適所以啓戎心而挫國威以此為安邊之謀可謂不量事勢而務於所難矣天之授者有分事無全功地

之產者有物宜無兼利是以五方之俗長短各殊長者不可踰短者不可企勉所短而校其所長必殆用所長而乘其所短必安强者乃以水草為邑居以射獵供飲茹多馬而尤便馳突輕生而不恥敗亡此戎狄之所長也戎狄之所長乃中國之所短而欲益兵蒐乘角力爭驅交鋒原野之間決命尋常之內以此為禦寇之術可謂勉所短而校其所長矣務所難勉所短勞費百倍終於無成雖果成之不挫則廢豈不以越天授而違地產

虧時勢以反物宜者哉將欲去危就安息費從省在其
慎守所易精用所長而已若乃擇將吏以撫寧衆庶修
紀律以訓齊師徒耀德以佐威能邇以柔遠禁侵掠之
暴以彰吾信抑攻取之議以安戎心彼求和則善待而
勿與結盟彼爲寇則嚴備而不務報復此當今之所易
也賤力而貴智惡殺而好生輕利而重人忍小以全大
安其居而後動俟其時而後行是以修封疆守要害壘
蹊隧壘軍營謹禁防明斥候務農以足食練卒以蓄威

非萬全不謀非百尅不鬪寇小至則張聲勢以遏其入

寇大至則謀其大

三字疑

以邀其歸據險以乘之多方以悞

之使其勇無所加衆無所用掠則靡獲攻則不能進有

腹背受敵之虞退有首尾難救之患所謂乘其弊不戰

而屈人之兵此中國之所長也我之所長乃戎狄之所

短我之所易乃戎狄之所難以長制短則用力寡而見

功多以易敵難則財不匱而事速就捨此不務而反爲

所乘斯謂倒持戈矛以鑄授寇者也今則皆務之矣然

猶封守未固寇戎未懲者其病在於謀無定用衆無適
從所任不必才才者不必任所聞不必實實者不必聞
所信不必誠誠者不必信所行不必當當者未必行故
令措置乖方課責虧度財匱於兵衆力分於將多怨生
於不均機失於遙制臣請爲陛下粗陳六者之失惟明
主慎聽而熟察之臣聞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武欲
勝其敵必先練其兵練兵之中所用復異用之於救急
則權以紓難用之於暫敵則緩以應機故事有便宜而

不拘常制謀有奇詭而不徇衆情進退死生唯將所命此所謂攻討之兵也用之於屯戍則事資可久勢異從權非物理所愜不寧非人情所欲不固夫人情者利焉則勸習焉則安保親戚則樂生顧家業則忘死故可以理術馭不可以法制驅此所謂鎮守之兵也夫欲備封疆禦戎狄非一朝一夕之事固當選鎮守之兵以置焉古之善選置者必量其性習辨其土宜察其技能知其欲惡用其力而不違其性齊其俗而不易其宜引其善

而不責其所不能禁其非而不處其所不欲而又類其部伍安其室家然後能使之樂其居定其志奮其氣勢結其恩情撫之以惠則感而不驕臨之以威則肅而不怨靡督課而人自爲用弛禁防而衆自不攜故出則足兵居則足食守則固戰則強其術無他便於人情而已矣今者散徵士卒分戍邊陲更代往來以爲守備是則不量性習不辨土宜邀其所不能強其所不欲求廣其數而不考其用將致其力而不察其情斯可以爲羽衛

之儀而無益於備禦之實也何者窮邊之地千里蕭條
寒風裂膚驚沙慘目與豺狼爲鄰伍以戰鬥爲嬉遊晝
則荷戈而耕夜則倚烽而覘日有剽害之慮永無休暇
之娛地惡人勤於斯爲甚自非生於其域習於其風幼
而覩焉長而安焉不見樂土而不遷焉則罕能寧其居
而狎其敵也關東之壤百物阜殷從軍之徒尤被優養
慣於溫飽狎於歡康比諸邊隅若異天地聞絕塞荒陬
之苦則辛酸動容聆強蕃勁虜之名則懾駭奪氣而乃

使之去親族捨園廬甘其所辛酸抗其所懾駭將冀爲
用不亦踈乎矧又有休代之期無統帥之馭資奉若驕
子姑息如倩人進不邀之以成功退不處之以嚴憲其
來也咸負得色其止也莫有固心屈指計歸張頤待飼
僥倖者猶患還期之賒緩恒念戎醜之充斥王師挫傷
則將乘其亂離布路東潰情志且爾得之奚爲平居則
殫耗資儲以奉浮冗之衆臨難則投棄城鎮以搖遠近
之心其弊豈唯無益哉固亦將有所撓也復有抵犯刑

禁謫徙軍城意欲增戶實邊兼令展効自贖既是無良之類且加懷土之情思亂幸災又甚戍卒適足煩於防衛諒無望於功庸雖前代時或行之固非良算之可遵者也復有擁旄之帥身不臨邊但分偏師俾守疆場大抵軍中壯銳元戎例選自隨委其疲羸乃配諸鎮節將既居內地精兵祇備紀綱遂令守要禦衝恒在寡弱之卒寇戎每至力勢不支入壘者纔足閉關在野者悉遭劫執恣其芟蹂盡其搜毆比及都府聞知虜已尅獲旋

返且安邊之本所切在兵理兵若斯可謂措置乖方矣
夫賞以存勸罰以示懲勸以懋有庸懲以威不恪故賞
罰之於馭衆也猶繩墨之於曲直權衡之於重輕輓軌
之所以行車銜勒之所以服馬也馭衆而不用賞罰則
善惡相混而能否莫殊用之而不當功過則姦妄寵榮
而忠實擯抑夫如是若聰明可銜律度無章則用與不
用其弊一也自頃權移於下柄失於朝將之號令既鮮
克行之於軍國之典常又不能施之於將務相遵養苟

度歲時欲賞一有功翻慮無功者反側欲罰一有罪復慮同惡者憂虞罪以隱忍而不彰功以嫌疑而不賞姑息之道乃至於斯故使忘身効節者獲誚於等夷率衆先登者取怨於士卒僨軍蹙國者不懷於愧畏緩救失期者自以爲智能褒貶既闕而不行稱毀復紛然相亂人雖欲善誰爲言之況又公忠者直已而不求於人反罹困厄敗撓者行私而苟媚於衆例獲優崇此義士所以痛心勇夫所以解體也又有遇敵而所守不固陳謀

而其效靡成將帥則以資糧不足爲詞有司復以供給
無關爲解既相執證理合辨明朝廷每爲含糊未嘗窮
究曲直措理者含聲而靡訴誣善者罔上而不慙馭將
若斯可謂課責虧度矣課責虧度措置乖方將不得竭
其才卒不得盡其力屯集雖衆戰陣莫前虜每越境橫
行若涉無入之地遞相推倚無敢誰何虛張賊勢上聞
則曰兵少不敵朝廷莫之省察唯務徵發益師無裨備
禦之功重增供億之弊問井日耗徵求日繁以編戶傾

家破產之資兼有司權鹽稅酒之利總其所入半以事
邊制用若斯可謂財匱於兵衆矣今四夷之最强盛爲
中國甚患者莫大於吐蕃舉國勝兵之徒纔當中國十
數大郡而已其於內虞外備亦與中國不殊所能寇邊
數則蓋寡且又器非犀利甲不堅完識迷韜鈴藝乏趨
敏動則中國懼其衆而不敢抗靜則中國憚其強而不
敢侵厥理何哉良以中國之節制多門蕃醜之統帥專
一故也夫統帥專一則人心不分人心不分則號令不

貳號令不貳則進退可齊進退可齊則疾徐如意疾徐如意則機會靡愆機會靡愆則氣勢自壯斯乃以少爲衆以弱爲強變化翕闢在於反掌之內是猶臂之使指心之制形若所任得人則何敵之有夫節制多門則人心不一人心不一則號令不行號令不行則進退難必進退難必則疾徐失宜疾徐失宜則機會不及機會不及則氣勢自衰斯乃勇廢爲匹衆散爲弱逗撓離析兆乎戰陣之前是猶一國三公十羊九牧欲令齊肅其可

得乎開元天寶之間控禦西北兩蕃唯朔方河西隴右
三節度而已猶慮權分勢散或使兼而領之中興已來
未遑外討僑隸四鎮於安定權附隴右於扶風所當西
北兩蕃亦朔方涇原隴右河東四節度而已關東戍卒
至則屬焉雖委任未盡得人而措置尚存典制自頃逆
泚誘涇原之衆叛懷光汚朔方之軍割裂誅鋤所餘無
幾而又分朔方之地建牙擁節者凡三使焉其餘鎮軍
數且四十皆承特詔委寄各降中貴監臨人得抗衡莫

相稟屬每俟邊書告急方令計會用兵既無軍法下臨
唯以客禮相待是乃從容拯溺揖讓救焚冀無阢危固
亦難矣夫兵以氣勢爲用者也氣聚則盛散則消勢合
則威析則弱今之邊備勢弱氣消建軍若斯可謂力分
於將多矣理戎之要最在均齊故軍法無貴賤之差軍
實無多少之異是將所以同其志而盡其力也如或誘
其志意勉其藝能則當閱其材程其勇校其勞逸度其
安危明申練覈優劣之科以爲衣食等級之制使能者

企及否者息心雖有薄厚之殊而無缺望之釁蓋所謂
日省月試餼廩稱事如權量之無情於物萬人莫不安
其分而服其平也今者窮邊之地長鎮之兵皆百戰傷
夷之餘終年勤苦之劇角其所能則練習度其所處則
孤危考其服役則勞察其臨敵則勇然衣糧所給唯止
當身例爲妻子所分常有凍餒之色而關東戍卒歲月
踐更不安危城不習戎備怯於應敵懈於服勞然衣糧
所頒厚踰數等繼以茶藥之饋益以蔬醬之資豐約相

形縣絕斯甚又有素非禁旅本是邊軍將校詭爲媚詞
因請遙隸神策不離舊所唯改虛名其於廩賜之饒遂
有三倍之益此則儔類所以忿恨忠良所以憂嗟疲人
所以流亡經費所以褊匱夫事業未異而給養有殊人
情不能甘也況乎矯佞行而廩賜厚績藝劣而衣食優
苟未忘懷孰能無愠不爲戎首則已可嘉而欲使其協
力同心以攘寇難雖有韓白孫吳之將臣知其必不能
焉養士若斯可謂怨生於不均矣凡欲選任將帥必先

考察行能然後指以所授之方語以所委之事令其自
揣可否自陳規模須某色甲兵藉某人參佐要若干士
馬用若干資糧某處置營某時成績始終要領悉俾經
綸於是觀其計謀校其聲實若謂材無足取言不可行
則當退之於初不宜貽慮於其後也若謂志氣足任方
略可施則當要之於終不宜掣肘於其間也夫如是則
疑者不使使者不疑勞神於選才端拱於委任既委其
事既足其求然後可以覈其否臧行其賞罰受其賞者

不以爲濫當其罰者無得而辭付授之柄既專苟且之心自息是以古之遣將帥者君親推轂而命之曰自閫以外將軍裁之又賜鈇鉞示令專斷故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誠謂機宜不可以遠決號令不可以兩從未有委任不專而望其尅敵成功者也自頃邊軍去就裁斷多出宸衷選置戎臣先求易制多其部以分其力輕其任以弱其心雖有所懲亦有所失遂令分閫責成之義廢死綏任咎之志衰一則聽

命二亦聽命爽於軍情亦聽命乖於事宜亦聽命若所
置將帥必取於承順無違則如斯可矣若有意乎平兇
靖難則不可也夫兩疆相接兩軍相持事機之來間不
容息蓄謀而俟猶恐失之臨時始謀固已踈矣況乎千
里之遠九重之深陳述之難明聽覽之不一欲其事無
遺策雖聖者亦有所不能焉設使謀慮能周其如權變
無及戎虜馳突迅如風颺駟書上聞旬月方報守土者
以兵寡不敢抗敵分鎮者以無詔不肯出師逗留之間

寇已奔逼託於救援未至各且閉壘自全牧馬屯牛鞠
爲椎剽嗇夫樵婦罄作俘囚雖詔諸鎮發兵唯以虛聲
應援互相瞻顧莫敢遮邀賊既縱掠退歸此乃陳功告
捷其敗喪則減百而爲一其捃獲則張百而成千將帥
既幸於總制在朝不憂罪累陛下又以為大權由已不
究事情用師若斯可謂機失於遙制矣理兵而措置乖
方馭將而賞罰虧度制用而財匱建軍而力分養士而
怨生用師而機失此六者疆場之蝨賊軍旅之膏肓也

蝨賊不除而但滋之以糞澆膏育不療而苟啗之以滑
甘適足以養其害速其災欲求稼穡豐登膚革充美固
不可得也臣愚謂宜罷諸道將士番替防秋之制率因
舊數而三分之其一分委本道節度使募少壯願住邊
城者以徙焉其一分則本道但供衣糧委關內河東諸
軍州募蕃漢子弟願傳邊軍者以給焉又一分亦令本
道但出衣糧加給應募之人以資新徙之業又令度支
散於諸道和市耕牛雇召工人就諸軍城繕造器具募

人至者每家給耕牛一頭又給田農水火之器皆令充
備初到之歲與家口二人糧并賜種子勸之播植待經
一稔俾自給家若有餘糧官爲收糴各酬倍價務獎營
田既息踐更徵發之煩且無幸災苟免之弊寇至則人
自爲戰時至則家自力農是乃兵不得不強食不得不
足與夫倏來忽往其可同等而論哉臣又謂宜擇文武
能臣一人爲隴右元帥應涇隴鳳翔長武城山南西道
等節度管內兵馬悉以屬焉又擇一人爲朔方元帥應

鄜坊邠寧靈夏等節度管內兵馬悉以屬焉又擇一人
爲河東元帥河東振武等節度管內兵馬悉以屬焉三
帥各選臨邊要會之州以爲理所見置節度有非要者
隨所便近而并之唯元帥得置統軍餘並停罷其三帥
部內太原鳳翔等府及諸郡戶口稍多者慎東良吏以
爲尹守外奉師律內課農桑俾爲軍糧以壯戎府理兵
之宜既得選帥之道既明然後減姦濫虛浮之費以豐
財定衣糧等級之制以和衆弘委任之道以宣其用縣

賞罰之典以考其成而又慎守中國之所長謹行當今之所易則八利可致六失可除如是而戎狄不威懷疆場不寧謐者未之有也諸侯軌道庶類服從如是而教令不行天下不理者亦未之有也以陛下之英聖人心之思安四方之小休兩寇之方靜加以頻年豐稔所在積糧此皆天贊國家可以立制垂統之時也時不久居事不常兼已過而追雖悔無及明主者不以言爲罪不以人廢言罄陳狂愚惟所省擇謹奏

商量處置竇參事宜狀

右希顏奉宣進止朝來共卿等商量竇參事卿等所奏
雖於大體甚好然此人交結中外意在不測朕試根尋
灼然審知情狀所以有此商量又聞竇參在彼處亦共
諸處交通不絕社稷事重卿等只合與朕同憂宜即作
文書進來此事非小不可更遲者臣面承深旨又奉密
宣皆以社稷爲言又知根尋已審敢不上同憂憤內絕
狐疑豈願遲迴更貽念慮但以嘗經重任斯謂大臣進

退之間猶宜有禮誅戮之際不可無名劉晏久掌貨財
當時亦招怨讟及加罪責事不分明叛者既得以爲辭
衆人亦爲之懷愍用刑曖昧損累不輕事例未遙所宜
重慎竇參頃司鈞軸頗怙恩私貪饗貨財引縱親黨此
則朝廷同議天下共傳至於潛懷異圖將起大惡跡既
未露人皆莫知臣等親奉威顏議加刑辟但聞凶險之
意尚昧結構之由況在衆流何由察悉忽行峻罰必謂
冤誣羣情震驚事亦非細若不付外推鞠則恐難定罪

名乞留睿聰更少詳度竇參於臣素分陛下固所明知
有何顧懷輒欲營救良以事關國體義絕私嫌所冀典
刑不濫於清時君道免虧於聖德特希天鑒俯亮愚誠
謹奏

奏議竇參等官狀

右希顏奉宣進止竇參結朕左右兼有陰謀皆有馮據
事不曖昧只緣連及處多不可推按卿等宜更商量若
謂恐事體不穩即且流貶向絕遠惡處竇申竇榮李則

之首末同惡無所不至又並微細不比竇參宜便商量處置其實參等所有朋黨親密並不可容在側近宜便條疏盡發遣向僻遠無兵馬處先雖已經流貶更移向遠惡處者伏以竇參罪犯誠合誅夷聖德含弘務全事體特寬嚴憲俯貸餘生始終之恩實足感於庶品仁育之惠不獨幸於斯人所議貶官謹具別狀其實榮竇申李則之等既皆同惡固亦難容然以得罪相因法有首從首當居重從合差輕參既蒙恩矜全申等亦宜減降

又於黨與之內亦有淑慝之殊稍示區分足彰勸勵實
榮與參雖是近屬亦甚相親然於款密之中都無邪僻
之事仍聞激憤屢有直言因此漸構猜嫌晚年頗見疎
忌若論今者陰事則尚未究端由如據比來所行必應
不至兇險恐須差異以表詳明臣等商量實榮更貶遠
官實申則之並除名配流謹具別狀進擬庶允從輕之
典以洽好生之恩夫趨勢附權時俗常態苟無高節出
衆何能特立不羣實參久秉鈞衡特承寵渥君之所任

孰敢不從或遊於門庭或結以中外或偏被接引或驟
與薦延如此之徒十恒七八若聽流議皆謂黨私自非
甚與交親安可悉從貶累況竇參罷黜迨欲周星應是
私黨近親當時並已連坐人心久定不可復搖今者再
責竇參特緣別有結構陛下親自尋究審得事情所與
連謀固知定數今若普加譴斥則恐翻類淪胥罪無指
名誰不疑懼中外洶洶殊非令猷臣等商量除同謀陰
邪事狀分明者其餘一切更無所問將爲穩便未審可

否

請不簿錄竇參莊宅狀

右希顏奉宣進止凡是官吏貪濁取受錢物猶並徵贓
竇參負朕至深廣納賄貨又更交結謀行惡事其莊宅
錢物奴婢之類豈不合收納入官竇參身既遠貶亦恐
被人破除隱沒今欲使人勾當收拾卿等商量可否者
謹按國家典法沒入官產唯有兩科一謂姦賊一謂叛
逆皆須先鞠犯狀審得實情憲司察冤法寺論罪會府

覆奏掖垣參詳如是悉無異詞然後謂之獄成而聞于天子其有抵于深辟者制可既下所司猶三五覆奏庶或宥之聖王愛人恤刑乃至如此精慎罪法既定方合徵收叛逆則盡沒其家姦賊則止徵所犯蓋示懲戒匪貪貨財何嘗有罪未斷有法未詳而可以納其資產者也伏惟聖德廣大如天包含愆忿於彝憲之中念終於常情之外已存惠貸不寘嚴刑今若簿錄其家竊恐以財傷義猥蒙下問實荷皇明輒罄愚誠所祈天鑒謹奏

翰苑集卷十九